

音 卷一百一十一
後進亦拔而友之 竹林七賢傳曰山濤與阮籍嵇
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語妻曰吾當年可爲交者唯
此二人耳 要覽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
溫不增華寒不改業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世紀曰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
忍去賊旣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
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
友人之命賊知其賢疾旋軍而還 風土記曰越俗
性率朴初與人交有禮封土壇祭以犬鷄祝曰卿雖
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卿乘馬後日

相逢卿當下

交友二 初學記

魏文帝集論曰夫陰陽交萬物成君臣交邦國治士
庶交德行光同憂樂共富貴而友道備矣易曰上下
交而其志同由此觀之交乃人倫之本務王道之大
義非特士友之志也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近則
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楊子法言曰朋
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說苑曰魏文侯歎
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
知友士之功焉 **事對** 同心 合志 並詳類聚 久敬 益親

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家攝儀** 糾

德上詳類聚 **德** 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 **彈冠** **結綬** 漢書曰王

為友代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捨同 **又曰**

蕭育與朱博為友者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

貢彈冠言 **勿頸** **剖心** 漢書曰陳餘年少父事張耳

相薦達也 **延叔堅書曰吾與叔堅剖心相與為勿頸之交** 張負與

心相知豈以流言相猜耶 **解帶** **披襟** 上見周祇執

深宋紀曰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釋 **同生** **偕**

法崇於三山披襟領袂自以為得意之交 **死** 傅幹與張叔威書曰吾與足下義結縈素恩比同

貴怒有諫處死 **兩翼** **二仲** 漢書曰兩翼皆

日與汝潛死 **舍字** 君倩二人相友著名節故時號為楚兩翼 **趙**

岐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選唯羊仲裘仲

從之遊 **金蘭** **松竹** 上詳類聚 **投分** **推**

皆挫廉逃名 **誠** 潘岳詩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 **謝承後漢**

誠書王嬰字仲豪與同郡范巨卿為友其與友交推

誠據信不 **忘年** **得意** 張隱文士傳曰彌衡有逸才

負言誓 **滿** 二十而融已五十 **敬** 衡才 **伯牙絕絃** **郢人運斤**

上詳琴流 **水注** 莊子曰莊子送葬遇惠子之墓顧

謂從者曰郢人堊墁者其鼻端若蟬翼使匠石斲之

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

失容元君聞之召匠石曰當為之匠石曰臣則嘗斲

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 **總角** **撫塵** 何法盛晉中

與桓温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以終始 **東方朔**

與公孫弘書曰益聞爵祿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遊不

以遠近為故是以東門先生居蓬戶空穴之中而魏

坐一朝讓以天下半大丈夫相知何必 **神交** **冥契**

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神交** **冥契**

素宏山濤別傳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

少 **悟** 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 **劉**

交友

義慶世說曰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霄喪風味轉
 墜謂人曰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
 去後數年莫逆 忘言 莊子曰子祀與子黎子來
 支遂殞歿 存亡之體者吾與之友四人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
 相與為友 又曰蹄所以免得免而笑莫逆於心遂
 在魚得意而忘筌言所 尹班 荀李 東觀漢記曰尹
 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對案不食晝即至冥夜即微明
 郡荀叔陳 子高抗手 楊政把臂 趙平原君客有鄒
 寔為時友 文李節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
 行二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 東
 觀漢記曰楊政嘗過馬武稱疾見政對几其狀欲令
 政拜牀下入戶前排武徑上牀坐武張言語不擇政
 因把臂責之曰卿蒙恩稱藩臣不思求賢報國而
 驕天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合為朋友也

交友三白

盍簪

易豫卦曰勿疑朋盍簪

麗澤

易曰麗澤兌君

贈言

吏孔子去周老子送之曰仁者贈人以言夫聰

明深察近於死者議人也博辨宏達危身也 為誅

邴超卓犖有曠世之度竹林交遊每有勝狀寒 規過

子後進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為誅者四十人 規過

敢以此規過我友仁之友士 知心 執手 叔

商駿茂與一言而善下 班荆 伍舉與聲子相善班荆

為黍 相期殺雞為黍 割席 魏管寧與華歆同學歆聞

非也 投杖 無罪子夏投杖而拜曰吾過矣 陳雷 陳重

友分深人語云誰謂 毛薛 史記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膠漆堅不如陳與雷 拜母 友之拜其母袞獨不拜人
 二人結遊也 拜父 魏志孔融才
 之母將同於子其義至大鄰人褚
 德隱逸養親老而無倦袞每拜之

泛交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

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氣合拒人也

注釋交當如子夏泛交當如子張也

聲同

金石之交 芝蘭之室 刎頸之義 逆耳

之言

膠漆之義 藥石之規 芝蘭之契 芻蕘

之言

心同琴瑟 道叶漆膠 非義不合 擇善

而從

近不相得 遠而彌親 朋友相舉 親戚

相推

相勸以義 相勉以正 善以相告是為知

已之規

過也不言無乃成人之惡

詩

古善哉行日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

與食

魏曹植離友詩曰鄉人有夏侯威者少有成

人之風余尚其為人與之昵好王師振旅送余于魏

邦心之眷然為之隕涕乃作離友之詩其辭曰王旅

遊兮背故鄉彼君子兮篤人綱滕予行兮歸朔方馳

原隰兮尋舊壘車載奔兮馬繁驤涉浮濟兮汎輕航

迄魏都兮息蘭房展宴好兮唯樂康 晉郭璞贈溫

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言

以忘得交以淡成同匪伊和惟我與生爾神余契我

懷子情攜手一豁安知塵冥 晉李克嘲友人詩曰

同好齊歡愛纏綿一何深子既識我情我亦知子心

燕婉歷年歲和樂如瑟琴良人不我俱中闊似商參

爾隔北山陽我分南川陰嘉會罔克從積思安可任
 日想妍麗姿耳存清媚音脩晝興永念遙夜獨悲吟
 逝將尋行役言別泣沾巾願爾降玉趾一顧重千金
 齊謝朓贈友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望
 望忽超遠何由見所思我行未千里山川以間之離
 居方歲月故人不在茲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
 得同携手酌酒賦新詩 梁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
 余本水鄉士閉門江海隅時逢道世泰蹇足出高衢
 江中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日送邯鄲道
 追惟疇昔時朝府多歡暇薄暮埃塵靜飛蓋相追逐

李郭或同舟潘夏時方駕娛歡追美景敷文永清夜
 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梁蕭鈞晚景遊泛懷友
 詩曰龍門依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峰初辨夏麥氣早
 迎秋山翠餘煙積川平晚照收浪隨文鷁轉渡逐彩
 鴛浮風花轉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苑空想竹

林遊

梁丘遲思賢賦曰豈顧問哉相然信死斯則結深
 念於撫翼跂雄飛而俱起知我於財利之間何足多
 於鮑子曰擊而道存至味其如水未見其人吾聞其
 理矣夫子長之託意甘執鞭於異世在慈明之慕義

聊暫馭而追悅况至德之可師無兼裘以共弊有樂安之任子偉羣才而稱傑備百行之高致該九流之洪藝諒可雜而非染迹每同而常別墻易入而難窺關無鍵而有閉思若神而泉涌翰如雲而積袂沈潛於懷抱之間蕭散於天人之際日下愧其未雙關西慙於上哲紛吾既有此固陋荷君子之渥惠塵非附而分深葉未移而好結尋宿草之宴處歷三紀於茲日性有同於杞梓心獲變於丹漆文何屬而不辯理何疑而匪質問不休而鍾扣答無窮而座謚

贊晉夏侯湛管仲像贊曰堂堂管生志存興仁仁道

在已唯患無身包辱遠害思濟羣倫心寄鮑子動成生民 又鮑叔像贊曰鮑子悄悄式昭德音綢繆敬叔二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遙遙景迹君子攸欽

箴宋周祗執友箴曰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爰逮姬衰俗遂凋成交緣利昵朋因僞情谷風興哀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由人自室有廻過門則親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錐能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賢好學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高札遼遼莊惠解帶一愚

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交易利重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青

碑漢蔡邕貞定直父碑曰其接友也審辨真偽明于知人度終始而後交情不疎而貌親 晉孫楚牽招

碑曰君與劉備少長河朔英雄同契為刎頸之交俄而委質於太祖備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忌毋自酌損在乎季孟之間

○父友帖

隨行父之齒 不拜 魏常林字伯槐年七歲父黨造之歸子字父不敢進 見父之執不謂不可衣 父之執可

不可以衣其衣 **王丹未許** 王丹答拜侯霸 嵇紹不孤 山濤與

忘年之友康臨終謂子紹 不為梁松禮 馬援疾松候

曰山公尚在汝不孤矣 不如阿戎譚 阮籍與

不為禮子孫曰梁松尊貴大人 不避梁肉 記曰既

何不為禮援曰我乃父之友也 不避梁肉 葬君食

而子戎少籍二十歲每見戎盡日 不避梁肉 不奉遺

之則食之矣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 不奉遺

○薦友帖

彙征 易後茅連茹彙征 類聚 易方以 蕭朱 蕭育與朱

聞當世故語 王貢 漢貢禹王陽為友世稱王陽 屈伸

日蕭朱結綬 在位貢禹彈冠言取捨同也 薦友

越石父曰君子伸於近遠儒有爵位相先近相待遠

知已屈於不知已引重魏其侯灌夫二人以友善佯狂漢雷

待致皆謂引重相引重引重猶善薦也佯狂義舉

茂才讓陳重刺史不聽義佯狂管仲囚於堂阜

不應人語曰膠漆不如陳雷薦囚鮑叔薦於桓公

薦少桓温與庾翼友善相期以寧濟之事翼薦温行

修名章家語行修而名灑潤流澤文選因雲灑潤不

遺其友隨武子謀其友遷喬求友義之比德 德必

不孤 人惟求舊 官貴知賢 舉不失職 義在

私存 晏嬰舉穰苴 田忌進孫臏 李克貢吳起

蕭何獻韓信 薦思能之士 採非常之德 文

舉之升一鶚 陶洪之拔二龍 自叶彙征之吉

寧爽鶴鳴之義 國著進賢之賞 人思顯能之

用 毛玠當仁克遵徐邈 孔融明敏無棄匡衡

建一官而三物克成 舉十望而四方知勸

○思友帖白

停雲陶潛詩序停雲思友人命駕嵇康呂安輒室遠詩豈不爾

之室自遠而心遐詩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三年詩我自

如之何勿思心藏之何日忘之

見于今三秋又一日不見如三憂弈弈未見君子思

攸攸詩攸攸瞻日月詩瞻彼日月見容輝估詩夢想

勞心忉忉無思遠人勞心憂心忉忉詩靜言思之

伊可懷也 我思不遠 我思故人 願言思伯

人部 卷一百二十四 九
靡日不思

詩漢梁鴻思友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
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 晉曹摅思友人詩曰密雲
翳陽景霖潦淹庭除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凜凜
天地清落落卉木踈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情隨
玄陰滯心與迴颺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精義
測神奧清機發妙理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褰裳
不足難清揚未可俟延首出階檐佇立增相似 晉
陶淵明停雲詩曰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
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又曰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
有酒閑飲東牕願言懷人舟車靡從 又曰東園之
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
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 又曰翩翩鳥飛息我庭柯
歛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實多願言不獲
抱恨如何 梁王僧孺春日寄鄉友詩曰旅心已多
恨春至尚離羣翠枝結斜影綠水散圓文戲魚兩相
顧遊鳥半藏雲何時不憫默是日最思君

○過友人帖

直進

王忱字元達桓元請忱通人未出乘輿恭迎董
直進忱對玄鞭門人玄怒去忱亦不留賢

人部

卷一百二十四

三

過友人

為司馬上令私過孔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賢乃戒
 衣冠出門望見賢車乃入拜謁恭迎不敢均敵上悅
 拜光兄子為理髮謝安為桓溫司馬溫請安安方理
 諫議大夫理髮謝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令取憤溫
 見留之曰令司馬者沐頭王恬傲誕不拘禮節謝安
 帽進其見重如此也沐頭造之坐少頃恬便入內安
 以為必厚待已久之乃沐頭飲酒臧武如晉雨過御
 散髮而出竟無賓主之意飲酒叔御叔將飲酒曰
 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遊園王獻之字子
 以聖為注武仲多智人謂之聖人遊園敬經吳郡聞
 顧辟強有名園先不相識乘平肩輿徑入辟強方集
 賓客獻之游歷傍若無人辟強怒曰傲主人非禮也
 以貴驕士非道也令蒼頭王商過樓護護字君卿為
 驅出獻之傲然亦不屈王商過樓護天水太守免
 官居長安都城侯王商為大司馬候護護宅狹小官
 屬立車下久天欲雨陳遵飲左氏遵為河南太守弟
 立問巷耶商聞之遂陳遵飲左氏及為荊州牧之官
 去上簿終身廢之陳遵飲左氏俱遇長安富人左氏飲同直陳鍾會造嵇康嵇康夏
 崇劾遵過寡婦左氏家飲免官鍾會造嵇康月於大

樹下鍛向子期佐之鍾會曾結客同造之康視鍛如舊
 傍若無人良久不交一言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
 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范逵過陶侃陶侃字
 所見而去大耻之遂深怨恨范逵過陶侃士行孝
 廉范逵嘗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母截田蚡過魏
 髮為二髮以易酒斝極田蚡過魏豐備從者亦過望
 其田蚡謂灌夫曰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
 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解

○患難

任恤周禮注任信於友道恤憂患也**恐懼**將恐將懼惟予與汝**患難相死**禮

則死之有白虎通朋友之道**不許友死**禮父母在不為

知已死鮑叔有疾管仲為之不食曰士**不忘平生**要

不忘平**不救繫獄**申屠蟠友馮雍繫獄豫州黃琬

子琰為吾耶未必合罪如**白首同歸**潘岳與**與汝**

用雖言何益琬聞釋雍罪也**白首同歸**潘岳與**與汝**

借死吳範詳交不恤之刑周禮八刑六奔走之友表
與何終始生死

○擇交白帖

未之許後漢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

君房有是言不交言楊仁字文義辟司徒桓虞府

言同不處仁語擇不處不拜親庾亮林宗詣仇覽

席季智太學中與同郡符融比字常自守融奇之曰

志士交結之秋雖務勤學守之何執覽正色曰天子

因與融齋刺詰之遂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為拜王丹

拒陳遵陳遵欲交王丹無友不如已語定交而後求

○絕交藝文類聚

毛詩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曰習習國風維風及

兩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 又曰

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

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向者

相慕之誠後相背之戾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

是矣 又曰蕭育少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世故長安

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始育公卿子顯博尚為杜

陵亭長為育進舉遂至丞相與博有隙 世紀曰王

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友後遂不

終

絕交二帖

朱穆論

穆字公叔疾時交遊不篤輕為棄絕故作絕交論

嵇康書

山濤為三公舉嵇康

自代康聞與

喪朋

易東北

賣友

鄴寄與呂祿善周勃等令切其父商使寄

說祿令歸相印勃等遂

棄予

子臯曰朋友

忘我

實思

成呂氏人以

有隙

張耳陳餘為刎頸之交

遐棄

詩不

怨忘我大德

從好

孔信曾祖父子建與崔篆交篆勸

背憎

詩傳吝

各從所好

流言

久不相見聞

割席

詳交

大故

小怨

不棄小怨

署門

翟公富

貴易

甘醴

壞友

全者少也

王丹曰交友之難未

易言也張陳際其末故知全之者少也

數斯疏矣

朋友數

又相謗也

樂

響與華弱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

毋自辱焉

詩漢朱穆與劉伯宗絕交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

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攬飽則泥伏糞餐貪汚

臭腐是食填腸滿膝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無德

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永從此訣各自努力

書魏應瑒報龐惠恭書曰夫蕭艾之歌發於忠宿子

衿之思起於嗣音况實三載能不有懷雖萱草樹背

臯蘇在側悒憤不逞祇以增毒朝隱之官賓不往來

喬木之下曠無休息抱勞而已足下剖符南面振威

千里行人子羽朝夕相繼曾不枉咫尺之路問蓬室之舊過意賜書辭不半紙慰藉輕於繒縞譏望重於丘山是角弓之詩所以爲刺也值鷺羽於宛丘騁駿足於株林發明月之輝光照妖人之窈窕斯亦所以眩耳目之觀聽亡聲名於知友者也 晉嵇康與山濤絕交書曰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亦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

與悞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

人部 卷一百二十四 三十四
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
至欲見中傷者雖懼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
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
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
囂塵臭處千變百技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
每非湯武而薄周孔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
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
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
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精

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
作吏此事便廢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必
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不可
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
孫時時與親舊叙濶陳說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
志願畢矣

論後漢朱穆廣絕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敦
于業不忌于君犯禮以追之背公以從之事替義退
公輕私重 魏徐幹中論曰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
卹賓客爲務冠蓋闔門服膺盈道殷殷沍沍俾夜作

書星言夙駕送往迎來停傳常滿吏卒侍門炬火夜
行闈寺不開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爲師無
以教訓弟子亦不受業或身沒他邦而不歸父母懷
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嗟乎王教之敗乃至於
此林宗之時所謂交遊者也輕位不仕者則有巢許
之高廢職待客者則有仲尼之稱委親遠學者則有
優游之美是以各眩其名而忘天下之亂也 梁劉
孝標廣絕交論曰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
樂恤其凌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
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徂詐颺起溪谷不能踰
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
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
派流則異較言其畧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
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
燠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約同要離焚妻子誓
殉荆卿湛亡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
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
異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銜恩遇進款誠援青
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

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縉紳
羨其登仙加以顛頤感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
縱碧雞之雄辯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
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驎
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
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
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
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
苦葢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
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

纖纈衡所以量其輕重纈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
舉纈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視若
遊塵遇如上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
重鎔銖纈微影撇雖共工之菟慝驩堯之掩義南荆
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
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謀而後動芒毫寡忒
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均賈鬻故桓譚譬
之於闐闐林回喻之於甘醴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
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邁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
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好賢見一

善則盱衡扼腕過一才則揚眉抵掌至顧眄增其倍
 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肩磨趨走丹墀者疊
 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
 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
 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
 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
 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郗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
 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漸絕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鶩獨立高山之頂驩與
 麋鹿同群噉噉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喪友白帖

絕絃 鍾子期死伯 挂劍 延陵季子返挂劍於廬鳴孫

字了荆與王濟為友濟死子荆哭之曰夫子車載後

好驢鳴乃作一聲聲體俱似坐客皆笑之

任未字叔本遊京師教授友人董奉德於洛陽

病亡未躬推車載奉德致於墓所由是知名也寢門

子曰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宿草曾子曰朋

哭之寢朋友吾哭之寢門之右南面宿草曾子曰朋

宿草而不哭焉宿我殯朋友死無所吾已傳鄭子皮

草陳根也謂暮年我殯歸曰於我殯吾已卒子產哭

曰吾已無為善矣唯夫子知我 有慟 顏淵死子哭
 注云無人知已之善故曰吾已 有慟 顏淵死子哭
 乎非夫人之孤 山濤與嵇康為忘年之交嵇康臨
 為慟而誰為不孤 終謂子紹曰山公尚在汝不孤矣
 虞祔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賑給 張堪有名於太學
 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以妻子相託暉以
 堪先達未敢對後復見及堪卒自候視妻子賑給之

製服 韋泓喪亂之際親屬遇饑疫應詹營張帷所知

張帷 野遺愛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喪明 曾子曰吾聞之

哭類友 融每酒酣引與坐曰雖無老成則有典刑

死友 趙岐逃難河澗變姓名詣北海市中販胡餅孫

哀棟梁 晉衛玠卒謝琨哭之歎山河 王戎

鼓琴歌 莊子子桑扈孟子友琴張三人相

脫驂贈 子 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脫驂贈 子 遇於一哀而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言主人以禮

他國袒免 儀禮主喪禮朋友在他國袒免

有恩 主每至袒時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免象冠廣

越界迎喪 皇甫規友人喪還規編素越

修墓種樹 漢范式字巨卿張紹字元伯少

未申連璧 而赴焉紹葬日紹母望見素車白馬號哭

忽軫絕絃之泣 明月臨階空有思於玄度

流波入曲終絕賞於鍾期 死而弔者既切子荆

生乎愛矣選悲王祭之聲

詩梁吳筠傷友詩曰可憐桂樹枝懷芳君不知摧折

之問

之遊

之類

之友

之友

寒山裏遂死無人窺 梁任昉哭范僕射詩曰平生
禮數絕式瞻在國禎一朝萬化盡猶我故人情已矣
平生事詠歌盈篋寄兼復相嘲詈常與虛舟值何時
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賦魏王粲思友賦曰登城隅之高觀忽臨下以翔翔
行遊目於林中覩舊人之故場身旣沒而不見餘迹
存而未喪滄浪浩兮迴流波水石激兮揚素精夏木
兮結莖春鳥兮愁鳴平原兮泱泱綠草兮羅生超長
路兮逶迤實舊人兮所經身旣逝兮幽翳魂眇眇兮
藏形 梁江淹傷友賦曰泫然霑衣兮悲表友之英

秀系神緒而作氏胤靈枝而啓胄轍四代而式昌洎
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明譬如冬雪旣華旣
潔將似秋月至麗至徹乃上代而少雙故叔世而曠
絕弔蕙若之暫芳慟琬琰之永缺余幼好於斯人乃
神交於一顧邈疇年之繾綣窈生平之遊遇懷愛重
於素壁結分珍於黃金捨一世而笑淺訪古人而求
深固齊術而共經豈異袖而同襟爾凝情於霜柏我
發志於冬桂帶瑤玉而爭光握隨珠而比麗予結誼
兮梁門復從宦兮朱蕃何人徑之亟阻而天道之匪
存凋碧玉之神樹銷紫芝之靈根承遠書於江澨結

深痛於爾魂

書梁任昉與沈約書曰范僕射遂不救疾范侯淳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鍾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

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憑素論欸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容易遇昉將莅此邦務在遄速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祇增今悵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又弔樂永世書曰永世孝

友之至發自天真皎潔之操曾非矯飾意有所固白刃不移理有所託淄澠自辨餘息惟存視陰無幾終始之託方寄祁侯豈謂樂生反先朝露以理遣滯鄙識未曉以事尋悲哀楚交至宿草易滋傷恨不滅松檟可拱悲緒無窮 梁劉孝標追答劉沼書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予有天倫之職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予者予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

男子張君嗣
賓客之式
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
二曰
疲倦欲死
賓客之式
式謂財用之節度
周禮六儀
二曰賓
饗燕之禮
周禮以饗燕
之禮親四方

之賓
行人之儀
亦不背客
謂償相傳
辭不正
東向不
正西向
常視賓
主之
守涂聚
橐
則令守
涂地之
人聚
橐有相
翔者誅
之相
膳宰致
餼
國語
單襄公
如楚
候
翔謂伺
候將為
盜者
膳宰致
餼
不在疆
司空不
視塗
澤不陂
川不梁
不速
三人
易有不
速之客
三
迴謁
過
膳宰不
致餼
王雅字
茂達
時王
珣男
婚賓
客甚
眾忽
聞雅
拜去
半
太子少
傅迴謁
雅者
過半
時俗
頽敝
無復
廉耻
去
事驃騎
大將軍
青退
歸驃
騎去
病日
貴青
門下
命歌
驪駒
漢書
儒林
傳王
式字
翁思
微為
博士
既全
諸博
日歌驪
駒式曰
聞之
師客
歌驪
駒主人
歌客
無庸
歸
今日諸
君為主
人日尚
早未可
也江公
曰經何
以言

之式曰在曲禮江公曰何拘曲
趙孟為客
宋公兼享
也式曰耻為豎子所辱遂免歸
夫趙孟為客注座所
尊也趙武謚文子
臧紇為客
季孫飲大夫酒臧紇
亦白其馬
有客有客
以繫其馬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
西都之賓
東都
東道之主
鄭謂秦曰若舍鄭以為東
困三田之為
天子諸侯無事則
百拜之儀
主禮
賓榮
速客
責人
守出門之恭再拜而見
展
及階之敬三揖乃升
賓客之交讓而展敬
飲食
之用宴以合歡

賦魏陳思王曹植娛賓賦曰遂衍賓而高會兮丹幃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燁以四張辦中厨之豐膳兮作齊鄭之妍倡文人騁

其妙說兮飛翰墨而成章談在昔之清風兮總聖賢
之紀綱欣公子之高義兮德芬芳其若蘭揚仁德於
白屋兮踰周公之棄餐聽仁風以忘憂兮美酒清而
肴乾

○好客帖

開閣公孫弘起客館開東閣延賓客公置驛鄭莊字
太子舍人每五日沐浴常置驛馬長安四郊請謝賓
客夜以繼日好黃老術慕長者知友皆大父行天下
有名之士戒門下客至亡貴賤入悅四鄰之賓客入
無留門執賓主之禮以貴下人悅者悅出譽延譽
於言光名滿天下入者不悅出者不譽名滿天下
名之為貴財安可有財不足也仲尼曰君之明也
罷遊董允字休昭與費禕胡齊等期遊董愷詣允修
敬以年少官微見之嚴駕遂巡求去允乃罷期

留恢其按士式宴以衍倍食主人必倍食嘉如歸賓

至如無歸詩不醉倒屣迎蔡邕倒屣迎主投轄飲陳

大飲酒賓客滿座取客車樂旨酒詩我有旨酒以盛

肴膳後漢崔瑗字子玉好賓客盛肴膳恒滿坐孔融

中夫夫性寬少忌好事誘益後進常歎無留門詳置

遺鯉魚客從遠方來有車馬古詩門有周覽不倦吳

葛融每延賓高會休吏假求賓客所能乃合榻促席
選對博弈或檮蒲投壺弓彈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

周覽不倦終宴不疲曹植詩公子敬愛一沐三握周公

屋之士一沐三握三分二供管仲會國用三分二在

也其一在國注管仲懼以白歌魚之士馮驩在孟嘗

桓公公曰吾子猶若是乎

部 卷一百二十四 三

曰歸去來出無車食無魚孟嘗聞之乃與車魚缺劔也登龍之客孔融謂李膺宴以

禮成 賓由主擇 開孟嘗之門 置鄭莊之驛

解陳蕃之榻 登李膺之門 司農愛客戒無留門

丞相延賓使常開閣 捧銅盤而盟平原之賓二

十毛遂在十九人末要楚盟後呼十九人上盟躡珠

履而會春申之客三千春申君楚相黃歇也謝賓客翟公署門

翟公為廷尉賓客交集後免門可張雀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至翟公乃署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屈釐壞閣詳上主父無入主父偃為齊相至齊散五百金與昆弟賓客數之曰

我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將軍不招蘇建

門今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將軍不招責大

將軍青不招賢青曰招賢細不肖人主失勢而去魏

之柄也人臣奉職而已何招士大夫哉

侯灌夫俱失勢賓客盡衰二人相引無勢則去史記廉頗

繩排擯生平慕之後棄之而去者

失勢客盡去及後用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

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進無勢

則云此固其

理又何怨焉

唐類函卷一百二十四

人部 卷一百二十四 三 好客



人部
卷一百一十四
三

唐類函卷之一百二十五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新都汪宗姬校訂

人部五

美丈夫
醜婦人

醜丈夫
長大人

美婦人
短小人

○美丈夫一初學記

家語曰息土之民美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洪範五
事一曰貌爾雅曰美士為彥唯唯皇皇穆穆美也論
語曰堂堂乎張也注云言子張儀容盛左傳稱公子鮑美而豔
登徒子賦稱宋玉為人體貌閑麗漢書云張子房狀
貌如婦人好女直不疑狀貌甚美吳志孫桓儀容端

人部

卷一百二十五

美丈夫

正器懷聰明語林曰何平叔美姿儀而絕白魏文帝疑其著粉夏月與熱湯餅既啖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色轉皎然潘安仁至美每行於道羣嫗以果擲之常盈車晉書王蒙字仲祖美姿容常覽鏡自照稱其文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嘗帽破入市買之羣嫗悅之爭遺之帽漢書曰張蒼肥白如瓠東方朔目如懸珠齒如編貝後漢馬援眉目若畫左傳子太叔美秀而文晉書謝尚論中朝人物杜又膚清衛叔寶神清又王戎曰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玉樹自是風塵外物又王澄謂王衍曰兄形似道而神鋒太秀又漢

書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雅甚都都美也晉裴楷容

儀俊爽時人謂之玉人事對乘羊車 執麈尾別傳

曰玠在齧亂中乘羊車於洛陽市舉市咸曰誰家玉人 王夷甫美容貌常執玉柄麈尾與手一色而無
別 夏潘連璧 甥舅映珠郭子曰潘安仁夏侯湛並有美容貌常同行入謂之

連璧 又曰王武子玠之舅也語人曰昨與吾外甥並坐爛然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映人後卒人謂之看 班伯甚麗 何晏絕美漢書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

宜勸學召見宴昵殿中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中常侍 何晏別傳曰晏方年七八歲慧心天悟形貌絕美出遊行觀者盈路咸謂神仙之類 陳平冠玉 董偃賣珠漢書曰陳平美色漢

王曰平雖丈夫美如冠玉耳 又曰董偃始與母賣珠為業偃年十三隨母入平陽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養之 號董君
得葛無恨 窺宋未許異苑曰鄆陽陳忠女名豐鄰人葛勃

有美姿豐與村中女共聚絡絲戲相謂曰若得婿如
 葛勃無所恨也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玉為人體
 貌閑麗口多微詞性又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宋
 玉曰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
 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然此女 龍華鳳姿 凝脂點
 登牆三年窺臣臣至今未許 漆 稽康別傳曰康長七尺八寸好容色雖土木形骸
 不自飾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語林曰王右軍
 目杜弘治曰面如凝脂眼 宋鮑美豔 孫桓聰明並
 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 前 宋明等珪璧 何晏若神仙 帝諱或姿貌豐潔與
 珪璧等質 何晏事詳上

美丈夫二帖

漢相

漢王商長八尺餘體甚鴻大容貌絕人單于田

郎

田鳳為郎端正入奏事靈帝曰送題 白哲 陳武

疆白哲而鬢美好莊子盜跖謂孔子曰長大美好人

吾譽吾不先貌洪範五事望容望其容貌使彼姝者

子詩云邦彼美人兮西方之鄒忌之慕徐公問其妻

曰我與城北子游之稱張也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

徐公孰美 苟德行之無取 雖容貌而何為 高柴

難能也 甚惡推至孝於孔門 子張難能稱未仁於言偃

陳沈炯長安少年行曰長安好少年驄馬鐵連錢

陳王裝璜勒晉后鑄金鞭步搖如飛鸞劔鏑似舒蓮

去來新市北遨遊大道邊道邊三老翁顏鬢似衰蓬

自言生漢代少小見英雄五侯俱日拜七貴各論功

建章連北闕復道應南宮太后居長樂天子出回中
玉輦迎飛鷺金山賞鄧通一朝復一日忽見市朝空
扶桑無復海崑山倒向東少年何暇問頽齡遇福終
子孫冥滅盡鄉閭不復通淚盡眼方暗脾傷耳自聾
杖策尋遺老歌嘯詠悲翁遭隨今有遇非敢訪童蒙

○醜丈夫初學記

釋名曰醜臭也穢也家語曰耗土之人醜尚書洪範
六極五曰惡孔安國曰醜陋也發蒙記曰醜男醜後廣雅曰
此惟媿媿儻儻類類嚙臙類類頤類醜也此臭之反惟
音住類古來反頤音骨類音欺毛詩曰不見子都

乃見狂且注曰狂且左傳曰賈大夫貌惡取妻而美

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

孫卿子曰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

尺而廣三寸名動天下史記曰澹臺滅明狀甚惡秦

相蔡澤欽頤折頰晉書左思貌醜而口訥對短足

銳頭崔鴻前秦錄曰符維字元才趙建武中拜龍

驥劉謐之龐郎賦曰其頭也則欽頤椎頰周斐

先賢傳曰周煥字彥祖欽頤折頰貌甚醜母欲不舉

其父曰吾聞諸聖賢人狀皆有異於人與我宗者必

此兒遂舉之承宮承宮名播匈奴時單于使求見宮宮曰夷狄眩名非

識實也臣狀貌醜不可以示遠人乃以大鴻臚魏應

代之醜而嗜酒飲食無威儀也魏志曰管輅容貌孫秀晉書孫秀尚駘他河東公王形

陋短小奴僕之下者也莊子曰魯哀公問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丈夫之與處者思不能去也

婦人之請於其母曰與為夫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是必有以異乎人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

惡彰子羔貌惡伯倫形陋家語曰高柴字子高長天下篤孝知名孔子之門仁為邨宰梁祚魏國統文

曰劉伶字伯倫形貌醜陋身長六尺然肆意放蕩悠

焉獨暢自得一時常以支離隱願夏禹長頸莊子宇宙為狹名與七賢

離疏者願隱於臍肩高於項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

髀為脇也尸子曰禹長頸鳥喙面目顏色亦惡矣

醜丈夫二白

孔醜不颺傳晉叔向適鄭饒莢惡而立于堂下賢之

執其手以上謂曰今夫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

其失子矣遂如故交注不颺顏貌不揚顯也

辨命論哆嗎感頰形之異俛僂漢蔡義為丞相貌似也哆嗎口張不正音侈焉

睥目佐宋左傳華元睥其日瞞其感觸相秦史記蔡

也澤為秦相貌以失人史記澹臺滅明字子羽狀貌

業名振諸侯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厲恐似已莊子厲

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生子其父取火視之恐黑而上僂豎牛黑而上僂

其似已厲人醜人也

而上僂陳孟陽擲瓦張孟陽醜每出人惡太冲亂唾

之左太冲絕醜亦效岳遨遊於是羣姬共亂唾之委

頓而宵形叢陋陋質詭容苟盡美之可嘉

雖孔醜之何害雖伯倫之形不妨賢士而承

宮之狀難示遠人 子羽甚惡以貌失人 醜茂不

颺因言見用

賦劉謐之龐郎賦曰坐上諸君子各各明君耳聽我

作文章說此河南事不具朱彥時黑兒賦曰世有

非常人實惟彼玄士稟茲至緇色內外皆相似卧如

驪牛馭立如烏牛時忿如鸚鵡鬪樂似鸕鷀喜不具

○美婦人藝文類聚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美狀為宛美色為艷

美心為窈 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碩

人其頤衣錦褰衣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

如瓠犀螭首蛾眉 又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又

曰艷妻煽方處 又曰清揚婉兮 左傳曰宋孔嘉

父之妻美宋華父督見之於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

豔遂殺孔父而娶其妻殤公怒督遂弑殤公 又曰

昔有仍氏生女鬢黑而甚美光可以鑒名曰玄妻夔

娶之是不嗣焉 禮含文嘉曰禹甲宮室垂意溝洫

則玉女敬養 莊子曰毛嬙驪姬人之所美也魚見

之深潛鳥見之高飛 尹文子曰齊有黃公者二女

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為醜惡醜惡之名遠

布而一國之人無敢聘者 慎子曰毛嬙西施天下

之至姣

胡茅反

也衣以皮褐

欺既反

則見者走易以玄

錫則行者皆止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姱骨佳不

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

韓子曰魏王遺

楚王美女王甚悅之

桓譚新論曰高祖被圍平城

陳平說單于闕氏言漢有好麗美女其容貌天下無

雙急以進單于單于見此必大愛之則闕氏之寵衰

矣穆天子傳曰赤烏之人甚好獻二女於天子以

爲嬖人赤烏美人之地

戰國策曰張儀曰鄭周之

女粉白黛黑非知而見之者以爲神

又曰司馬喜

謂趙王曰趙佳麗之所也

史記曰紂囚西伯於羑

里閔天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釋西伯

而歸

又曰尹夫人邢夫人同時並幸武帝有詔不

得相見尹夫人自請武帝願見邢夫人帝令他夫人

飾從者數十人來前尹夫人見之曰非邢夫人帝曰

何以言之對曰覩其體形狀不足以當人主有詔邢

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尹夫人望見之曰真是矣於是

乃低頭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嗔曰美女入室惡女

之仇也

漢書曰李延年善歌侍武帝歌曰北方有

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

傾城國佳人不可再得上歎曰善豈有此人乎平陽

王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以爲夫人 漢武故事曰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充之率取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凡諸宮美人可有七八十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員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使粉白黛黑 東觀漢記曰初光武聞陰麗華美心悅之歎曰娶妻當得陰麗華後爲皇后 華嶠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齒笑以爲媚惑也 魏畧曰初袁紹子熙納甄后熙出幽州后留侍姑及鄴破紹妻及后坐堂皇上紹妻自縛文帝曰袁夫人令新婦舉頭姑乃

捧后令仰帝審視見其顏色非凡稱歎之太祖爲迎取焉 吳志曰孫權步夫人以美麗得幸寵冠後庭

又曰周瑜從孫策皖城得喬公兩女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 于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曰綠珠美而工舞孫秀乃使人求焉崇方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數十人皆蘊蘭麝而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旨索綠珠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重不可得也使者還以告故秀勸趙王倫殺之 鄴中記曰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爲夫人 妬記曰

桓大司馬以李勢女為妾桓妻拔刀往李所欲斫之見李在窓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結髮斂手向主云云神色閑正辭氣悽婉主乃擲刀前抱之曰阿姊見汝不能不憐何況老奴遂善遇之詳如婦俗說曰宋禕是石崇妓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 典論曰司隸馮方女國色也袁術登城見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姬害其寵殺之 楚辭曰嫫容修態絙洞房蛾眉曼綠目騰光 又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 又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美婦人二初學記

毛詩注云美女為媛何承天纂文云乎瑜美色也左傳稱鄭有徐吾犯之妹甚美公孫楚與公孫黑爭聘之公羊傳曰邾婁顏夫人有國色事對弄玉 飛瓊

劉向列仙傳曰簫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穆公女弄玉好之公以妻焉一朝隨鳳飛去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乘紫雲之輦履玄瓊之鳥下輦上殿呼帝共坐命侍女許飛瓊鼓雲和之簧南

威 西子 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三日不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代必有以色亡國者 楚娃 宋豔

曹植扇賦曰情駘蕩而外得心悅豫而 楚娃 宋豔

內安增吳氏之姣好發西子之玉顏 楚娃 宋豔

服虔通俗文曰南楚以美色為娃 楊 絳樹 青琴

魏文帝與繁欽書曰今之妙舞莫巧於絳樹清歌莫激於宋騰 司馬相如止林賦曰若夫青琴安妃之徒絕殊雜俗治閉 巫峽 洛川 山海經曰丹山西即都麗靚粧刻飾

玉所謂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其問首尾一百六十

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名也曹植洛神賦曰容與

平楊林流盼乎洛川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觀一麗人于巖之畔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澤使宋玉賦高唐下蔡女賦曰

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下見阮籍詩

翠翰眉 蟬翼鬢 陸機豔歌行美目揚玉澤蛾眉象

崔豹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

來陳尚衣陳巧笑皆日夜在側瓊樹始製為蟬鬢挈

之縹緲如蟬翼 束素腰 橫波目 宋玉登徒子賦曰

故號曰蟬髮 傳毅舞賦曰 眉連娟以增繞目流睇而橫波

美婦人三帖

淑姬 詩彼美淑姬 淑媛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

婉變 詩婉兮 倩吟 美目盼兮 令色 秀顏 見傳

蕤華 詩顏如 蘭氣 植詩 含皓 楚辭曰既含皓兮懷芳

見傳 捧心 而 伐性 斧斤 盈盈 樓上 灼灼 詩灼灼

淫 易治容 易色 子夏日賢 尤物 叔向欲娶申公巫臣

必有甚惡而天鍾美於是必以是有敗也天有女寵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注鍾聚也 女寵

恭子之廢皆此物也言 靜女 其麗人 靡曼 倭媚

皆因女寵公子申生 設筭 珥珥 施芳澤 巧笑

庭比房擇雉齒倭媚 之嗟 笑貌 佩玉之儺 乃可反行 靡顏 膩理 脩態 媵

容 並楚 北方 南國 傾國 專房 一笑 再顧

絃服 靚裝 妍姿 麗質 趙女 鄭姬 丹

脣皓齒 玄鬢翠蛾 金釧飾首 羅縠被身 釋

美里之繫 解平城之圍 揆五事莫先於貌·稽
四德無大於容 詩稱女德必在於賢 禮載婦容
不專於色

詩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被服羅裳衣當
戶理清曲音響一何悲弦急知枉促願爲雙飛燕銜
泥巢君屋 又詩曰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
樓上女皎皎當牕牖娥娥紅粉粧纖纖出素手自云
娼家女嫁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 古
樂府陌上桑行曰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
好女自言名羅敷羅敷善採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爲

籠繩桂枝爲籠鈎頭上髮墮髻耳中明月珠紺綺爲
下裙紫綺爲上襦觀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
羅敷脫巾著幘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鉏來歸相
怨怒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 魏曹
植詩曰有美一人被服纖羅妖姿艷麗芬若春花紅
顏曄曄雲髻戔戔彈琴撫節爲我弦歌清濁齊均旣
亮且和取樂今日遑恤其他 又雜詩曰南國有佳
人容華若桃李朝遊江海岸夕宿瀟湘汜時俗薄朱
顏誰爲發皓齒俛仰歲將暮榮曜寧久恃 又美女
篇曰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柔條芬冉冉落葉何

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頭上金爵釵腰佩翠
琅玕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羅衣何飄颻輕裾隨
風還顧盼遺光采長笑氣若蘭行徒用息駕休者以
忘餐借問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
重關容華暉朝日誰不希令顏 魏阮籍詩曰西方
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織羅衣左右佩雙璫 又
詩曰周鄭天下郊街衢當三河妖冶閑都子英曜何
芬葩玄髮發朱顏睇眄有光華傾城思一顧遺視來
相過願爲三春遊朝陽忽蹉跎 又詩曰二妃遊江
濱逍遙從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婉有芬芳綺靡情歡

愛千歲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華結中腸感激生憂
思萱草樹蘭房 晉傅玄詩曰有女懷芬芳媿媿步
東廂蛾眉若雙翠明眸發清揚丹唇翳皓齒秀顏若
珪璋令儀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首戴金步搖耳繫明
月璫珠環約素腕翠羽垂鮮光容華旣已豔志節擬
秋霜 宋鮑昭堂上行曰暉暉朱顏醜紛紛織女梭
浦堂皆美女自我對姮娥箏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
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欲知意厚薄又聽聲相遇
梁簡文帝晚景出行詩曰細樹含殘影春閨散晚
香輕花鬢畔墮微汗粉中光飛鳧初罷曲啼鳥忽度

行羞令白日暮車馬爵相望 又詩曰麗旦與妖嬌
共拂可憐粧同安鬟裏撥異作額間黃羅裾宜細簡
畫屨重高墻含羞未上砌微笑出長廊取花爭寶鐻
攀枝念藥香但歌聊一曲鳴絃未肯張自矜心所愛
三十侍中郎 又詠內人晝眠詩曰北窓聊就枕南
簷日未斜攀鉤落綺障插揆舉琵琶夢笑開嬌靨眠
鬟麝落花簾文生玉腕香汗浸紅紗夫婿恒相伴莫
誤是倡家 又詠美人看畫詩曰殿上圖神女宮裏
出佳人可憐俱是畫誰能辨僞真分明淨眉眼一種
細腰身所可特爲異長有好精神 梁元帝古意詩

曰妾在城都縣願作高唐雲樽中石榴酒機上蒲萄
紋停梭還歛色何時勸使君 梁昭明太子詠照流
看落釵詩曰相隨照淥水意是重涼風流搖粧影壞
釵落鬢花空佳期在何許徒傷心不同 又名士悅
傾城詩曰美人稱絕世麗色譬花叢經居李城北來
往宋家東教歌公主第學舞漢成宮多遊淇水曲好
在鳳樓中履高疑上砌裾開特畏風袖輕見跳脫珠
概雜青蟲垂絲繞帷幔落日度房櫳粧窓隔柳色并
水照桃紅非憐交甫珮羞使春闈空 又美人晨粧
詩曰北窓朝向鏡錦障復斜縈嬌羞不肯出猶言粧

未成散黛隨眉廣燕支逐臉生試將持出衆定得可
憐名 梁邵陵王蕭綸見姬人詩曰春來不復賒入
苑駐行車比來粧點異今世撥鬟斜却扇承枝影舒
衫受落花狂夫不妬妾隨意晚還家 梁蕭子顯美
女篇曰章丹暫輟舞巴姬請罷弦佳人淇洧出豔趙
復傾燕繁穠既爲李照水亦成蓮朝酤成都酒暝數
河間錢餘光幸未惜蘭膏空自煎 梁庾肩吾詠美
人看畫詩曰欲知畫能巧喚取真來映並出似分身
相看如照鏡安釵等疎密着領俱周正不解平城圍
誰與丹青競 又詩曰絳樹及西施俱是好容儀非

關能結束本自細腰肢鏡前難並照相將映淥池看
粧畏水動斂袖避風吹轉手齊裾亂橫簪歷鬢垂曲
中人未取誰堪白日移不分他相識唯聽使君知

又南苑看人還詩曰春花競玉顏俱折復俱攀細腰
宜窄衣長釵巧扶鬟洛橋初度燭青門欲上關中人
應有望上客莫前還 梁徐君倩初春攜內人行戲

詩曰梳飾多今世衣着一時新草短猶通磔梅花漸
著人樹斜牽錦帔風橫入紅綸蒲酌蘭英酒對此得
娛神 梁劉孝綽愛姬贈主人詩曰卧久疑粧脫鏡
中私自看薄黛銷將盡凝朱半有殘垂釵繞落鬢微

汗染輕紈同羞不相難對笑更成懽妾心君自解掛
玉且留冠 又爲人贈美人詩曰巫山薦枕日洛浦
獻珠時一遇便如此寧關先有期幸非使君問莫作
羅敷辭夜長眠復坐誰知閨歛眉欲寄同花燭爲照
遙相思 又詠姬人未肯出詩曰帷開見釵影簾動
聞釧聲徘徊定不出常羞華燭明 又鄰舟人投一
物衆姬爭之詩曰河流旣浼浼河鳥復關關落華浮
浦出飛雉度洲還是日倡家女競嬌桃李顏良人情
美珥欲以代芳管新嫌疑故素威趙茂哀班戛綃爭
掩縠搖珮奮鳴環客心空振蕩喬枝不可攀 又淇

上戲蕩子婦詩曰桑中始奕奕淇上未湯湯美人要
雜佩上客誘明璫日暗人聲靜微步上蘭房露葵不
待勸鳴琴無暇張翠釵挂已落羅衣拂更香如何嫁
蕩子春夜守空牀未見青絲騎徒勞紅粉粧 梁吳
筠擬古詩曰豔裔陽之春攜手清洛濱雞鳴上林苑
溥暮小平津長裾藻白日廣袖帶芳塵故交一如此
新知詎憶人 又古意詩曰妾家橫塘北發艷小長
干花釵玉宛轉珠繩金絡紈羃歷懸青鳳逶迤搖白
團誰能分見此含恨不相看 梁王僧孺陳南康新
納姬詩曰二八人如花三五月如鏡開簾一種色還

將兩相映重價出韓秦高名入燕鄭十城屢請易千金幾爭聘君恩自能專妾心本無競 梁何思澄南苑逢美人詩曰洛浦疑迴雪巫山似旦雲傾城今始見傾國昔曾聞媚眼隨羞合丹唇逐笑分風卷蒲萄帶日照石榴裙自有狂夫在空持勞使君 梁費昶春郊望美人詩曰芳郊拾翠人迴袖探芳春金輝起步搖紅采發吹綸陽陽蓋項月飄飄馬足塵薄暮高樓下當知妾姓秦 梁劉綏詠傾城人詩曰不信巫山女不信洛川神何關別有物還是傾城人經共陳王戲曾與宋家鄰未嫁先名玉來時本姓秦粉光猶

假面朱色不勝脣遙望疑花發聞香知異春夜夜言嬌盡日日態還新已傾荀奉倩能迷石季倫上客徒留日不見正橫陳 梁鮑泉落日看還詩曰妖姬競早春上苑逐名臣苔輕變水色霞濃掩日輪雕甍斜落景畫扇拂遊塵衣香遙已度衫紅遠更新誰家蕩舟妾何處織縑人 梁徐悱妻劉氏詩曰花庭麗景斜蘭牖輕風度落日更新粧開簾對芳樹 又詩曰東家挺竒麗南國擅容輝夜月方神女朝霞喻洛妃 梁范靜妻沈戲蕭娘詩曰明珠翠羽帳金薄綠綃帷因風時暫舉想像見芳姿清晨插步搖薄晚解羅

衣託意風流子佳情肯自私 陳伏知道詠人娉妾
仍逐琴心詩曰春色轉相催佳人心自迴長卿琴已
弄秦嘉書未來挂冠易分綬薦枕缺因媒染香風卽
度登垣花正開貞樓若高下如何上陽臺 陳徐陵
春情詩曰風光今日動雪色故年殘薄夜迎新節當
鑪却晚寒故香分細霧石炭擣輕紈竹葉裁衣帶梅
花奠酒盤年芳袖裏出春色黛中安欲知迷下蔡先
將過上蘭 陳江總秋日新寵美人詩曰後宮唯聞
莫瓊樹絕世後有宋容華皆自爭名進女弟定覺雙
飛勝蕩家願並迎春比翼爲長作照日圓心花聞道

豔歌時易調忖許新恩邴久要翠眉未畫自生愁玉
臉含啼還似笑角枕千嬌薦芬香若使琴心一曲奏
幽蘭度曲不可終陽臺夢裏自應通秋樹相思一枝
綠爲插賤妾兩鬟中 又新入姬人應令詩曰洛浦
流風漾淇水秦樓初日度陽臺玉軼輕輪五香散金
燈夜火百光開非是妖姬渡江日定言神女隔河來
來時向月別嫦娥別時清吹悲簫史數錢拾翠爭佳
麗拂紅點黛何相似本持纖腰惑楚宮暫迴舞袖驚
吳市新人羽帳挂流蘇故人網戶織蜘蛛梅花柳色
春難遍情來春去在須臾不用庭中賦綠草但願思

着弄明珠

賦楚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詞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天下之佳人莫若臣東家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太白施朱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墻闕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擘耳齧脣歷齒旁行踽偻又疥且痔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爲好色者矣秦童華大夫在側

因進而稱曰臣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從容鄭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倉庚喈喈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粧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容體踈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盼因遷延而辭避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 又高唐賦并序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唐之岨朝爲行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王曰朝雲始

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昭兮若松櫛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偕兮若駕駟馬建羽旂秋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中阪遙望玄木冬榮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 漢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司馬相如美麗閑都遊於梁王梁王悅之鄒陽譖之於王曰相如美則美矣然服色容冶妖麗不忠將欲媚辭取悅遊王後宮相如曰古之避色孔墨之徒聞齊饋女而遐逝望朝歌而迴車譬猶防火水中避溺山隅此乃未見其可欲何以明不好色乎若臣者少長

西土鰥處獨居室宇遼廓莫與爲娛臣之東鄰有一女子玄髮豐豔蛾眉皓齒顏盛色茂景曜光起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聞大王之高義命駕來東途出鄭衛道由桑中朝發溱洧暮宿上宮上

一作離

宮閑館寂寞云

一作重

虛門閣晝掩暖若神山

一作山

居芳香芬烈黼帳高張有女獨處婉若在牀奇葩逸麗素質豔光覩臣遷延微笑而言曰上客何國之公子所從來無乃遠乎遂設旨酒進鳴琴臣遂撫絃爲幽蘭白雪之曲女乃歌曰獨處室兮廓無依思佳人兮情傷悲有美人兮何來遲日旣暮兮華色衰敢託

身兮長自私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茵褥重陳角
枕橫施女乃施其上服表其中衣皓體呈露弱骨豐
肌時來親臣柔滑如脂臣脉定於內心正于懷翻然
高舉與彼長辭 後漢張衡定情賦曰夫何妖女之
淑麗光華豔而秀容斷當時而呈美冠朋匹而無雙
歎曰大火流兮草蟲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
時已征思美人兮愁屏營 後漢蔡邕協初賦曰其
在近也若神龍采鱗翼將舉其既遠也若披雲緣漢
見織女立若碧山亭亭豎動若翡翠奮其羽衆色燎
照視之無主向若明月輝似朝日色若蓮葩肌如凝

蜜 又檢逸賦曰夫何姝妖之媛女顏煒燁而含榮
普天壤其無儷曠千載而特生余心悅於淑麗愛獨
結而未并情罔象而無主意徙倚而左傾晝騁情以
舒愛夜託夢以交靈 魏陳琳止欲賦曰媛哉逸女
在余東濱色曜春華豔過碩人乃邃古其寡儔固當
世之無鄰允宜國而寧家實君子之攸嬪伊余情之
是悅志荒溢而傾移宵炯炯以不寐晝舍食而忘飢
歎北風之好我美携手之同歸忽日月之徐邁庶枯
楊之生梯道攸長而路阻河廣漭而無梁雖企予而
欲往非一葦之可航展余轡以言歸含懔瘁而就牀

忽假暝其若寐夢所權之來征魂翩翩以遙懷若交
好而通靈 魏阮瑀止欲賦曰夫何淑女之佳麗顏
灼灼以流光歷千代其無匹超古今而特章執妙年
之方盛性聰惠以和良稟純潔之明節復申禮以自
防重行義以輕身志高尚乎貞姜予情悅其美麗無
須臾而有忘思桃夭之所宜願無衣之同裳懷紆結
而不暢兮魂一夕而九翔出房戶以躑躅覩天漢之
無津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還伏枕以求寐
庶通夢而交神神惚恍而難遇思交錯以續紛遂終
夜而靡見東方旭以旣晨知所思之不得乃抑情以

自信 魏王粲閑邪賦曰夫何英媛之麗女貌洵美
而豔逸橫四海而無仇超遐世而秀出發棠棣之春
華當盛年而處室恨年歲之方暮哀獨立而無依情
紛拏以交橫意慘悽而增悲何性命之奇薄愛兩絕
而俱違排空房而就衽將取夢以通靈目炯炯而不
寐心忉怛而惕驚 魏應瑒正情賦曰夫何媛女之
姝麗兮姿溫惠而明哲應靈和以挺質體蘭茂而瓊
絜方往載其鮮雙曜來今而無列發朝陽之鴻暉流
精睇而傾泄旣榮麗而冠時援申女而比節余心嘉
夫淑美願結歡而靡因承窈窕之芳美情踴躍乎若

人魂翩翩而夕遊甘同夢而交神晝彷徨于路側宵
耿耿而達晨清風厲於玄序涼飈逝於中唐聽雲鴈
之翰鳴察列宿之華輝南星見而電隕偏雄肅而特
飛異騰言以附音嗟激迅而難追傷往禽之無偶悼
流光之不歸愍伏辰之方逝哀吾願之多違步便旋
以永思情慘慄而傷悲還幽室以假寐固展轉而不
安神眇眇以潛翔恒存遊乎所觀仰崇夏而長息動
哀響而餘歎氣浮踊而雲館腸一夕而九煩 又靜
思賦曰夫何美女之嫵妖紅顏曄而流光卓特出而
無匹呈才好其莫當性通暢以聰惠行嬾密而妍詳

蔭高岑以翳日臨淥水之清流秋風起於中林離鳥
鳴而相求愁慘慘以增傷悲予安能乎淹流 魏曹
植洛神賦御者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君王
所見無乃是乎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
也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髮髯兮
若輕雲之蔽月飄颻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
若太陽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濃纖得
所脩短合度肩若削成腰若約素延頸秀項皓齒呈
露芳澤無加鉛華不御雲鬢峩峩脩眉連娟丹脣外
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盼靨輔承懽瓌姿豔逸儀靜體

閑柔情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代骨象應圖被羅衣
之璀璨珥瑤碧之華琚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
軀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微幽蘭之芳藹兮
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以遨以嬉左倚彩旄
右蔭旌旗攘皓腕於神滄兮采湍瀨之玄芝余情悅
其淑美心振蕩而不怡收和顏以靜志兮申禮防以
自持於是洛靈感焉徒倚彷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
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
薄以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歎匏瓜
之無匹詠牽牛之獨處揚輕桂之綺靡翳脩袖以延

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動無常
則若危若安又曰越北沚過南岡紆素嶺迴清陽動
丹脣以徐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
年之莫當於是背下陵高足往心留遺情想像顧望
懷愁 晉張華永懷賦曰美淑人之妖豔因盼睐而
傾城揚綽約之麗姿懷婉婉之柔情超六列於往古
邁來今之清英旣惠余以至懽又結我以同心交恩
好之款固接情愛之分深誓中誠於曠日要執契以
斷金嗟夫天道幽昧差錯繆於參差怨祿運之不遭
雖義結而絕離執纏綿之篤趣守德音以終始邀幸

會於有期異容華之我俟儻皇靈之垂仁長收懽於
永已 宋謝靈運江妃賦曰小腰微骨朱衣皓齒綿
視騰來靡容賦理出月隱山落日映嶼收霞斂色廻
飈拂渚每馳情於晨暮矧良遇之莫叙投明珠以申
贈覬色授而魂與嗟佳人之眇邁眺霄際而皓語懼
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暫佇天台二娥宮亭雙媛青
桂神接紫衣形見或飄翰凌煙或潛泳浮海萬里俄
頃寸陰未改事雖假於雲物心常得於無待 梁江
淹麗色賦曰夫絕世獨立者信東鄰之佳人旣翠眉
而瑤質亦顙瞳而頰脣灑金花及珠履颯綺袂與錦

紳色練練而欲奪光炎炎而若神非氣象之可譬焉
影響而能陳故仙藻靈葩冰華玉儀其始見也若紅
蓮鏡池其少進也如綵雲出崖五光徘徊十色陸離
寶過珊瑚同樹價直瓊草共枝於是雕臺繡戶當衢
橫術椒庭承月碧幌延日架虬柱之巖麗巨虹梁之
峻密錦幔垂而香寂桂煙起而清謐女乃曜耶郢之
躡步媚北里之鳴瑟若夫紅華舒春黃鳥飛時紺蕙
初軟頰蘭始滋不擊蘅帶無倚桂旗摘芳拾葢涵詠
吐辭笑月出於陳歌感蔓草於衛詩氣炎日永離明
火中槿榮任露蓮華勝風後欄丹柰前軒碧桐笙歌

人部 卷百二十五 三四
晚右琴舞池東至乃西陸始秋白道月弦金波照戶
玉露暖天氣以濕今曉未半星雖流今夜何央憶雜
佩兮且一歛念錦衾兮以九傷於是帳必藍田之寶
席必蒲萄之文館圖明月室盡浮雲言必入媚動必
應規有光有豔如合如離氣柔色靡神凝骨竒經秦
歷趙既無其雙尋楚訪蔡不覲其容非天下之至麗
孰能與於此哉 梁沈約麗人賦曰有客弱冠未仕
縮交戚里馳騫王室遨遊許史歸而稱曰狹斜才女
銅街麗人亭亭似月嫵婉如春凝情待價思尚衣巾
芳踰散麝色茂開蓮陸離羽珮雜錯花鈿響羅衣而

不進隱明燈而未前中步襜而一息順長廊而迴歸
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
出闈入光含羞隱媚垂羅曳錦鳴瑤動翠來脫薄粧
去留餘膩霑粧委露理鬢清渠落花入領微風動裾
又傷美人賦曰信美顏其如玉咀清哇而度曲思
佳人而未來望餘光而躑躅拂螭雲之高帳陳九枝
之華燭虛翡翠之珠被空合歡之芳褥言歡愛之可
永庶羅袂之空裁曾未申其巧笑忽淪軀於夜臺伊
芳春之仲節夜猶長而未遽悵徙倚而不眠往徘徊
於故處

○醜婦人一初學

發蒙記曰醜女離春何承天纂文曰嫫母醜人也黃

帝愛幸列女傳曰齊孤逐女其狀甚惡梁鴻之妻孟

光醜黑而肥力能舉石白事對鵓 嫫母焦贛易

蒙曰鵓鵓娶妻深目窈斗折腰誕女亮妻世說曰

不媚與伯相負下詳叙事王廣娶

似公休婦女入室言語始交王語婦曰神色卑下殊不

英傑習鑿齒襄陽記曰黃承彥謂孔明曰君擇婦

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君子孔明許焉載

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謔丑女叩鼻宿瘤列女

傳曰齊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

人極醜無雙凹頭深目長壯大節叩鼻結喉肥項少

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四十無所容入街嫁不

售於是拂拭短褐自湯宣王願備後宮宣王納之爲

后 又曰齊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孤逐 厚送劉

列女傳曰齊孤逐女者其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

里過時無所容乃造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食而起

謹敬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

足爲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

也其人必有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韓詩外傳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門肚辭以疾其友勸之曰子

孫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以辭之肚應曰其女醜其

友曰何謂也肚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

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惠妃允婦

子醜故耳其友下問女果醜肚一作吐惠妃允婦

王隱晉書曰武帝爲太子納妃謀久不決上欲娶衛

璿女楊后欲娶費充女上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

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端正而長白賈家種妬

而少子醜而短黑也郭子曰許允婦既德如妹奇

醜交禮竟許永無復入理桓範勸之曰既嫁醜女與

卿故當有意宜察之許便入見婦即出提裙裙待之

許謂婦曰婦有四德卿有幾答曰新婦所乏唯容士

有百行君有其幾許曰皆備婦曰君好色不好德何

六 醜婦人

謂皆備許有慙 勃屑 龐廉 楚辭曰西施媿媿而不
色遂雅相重 又曰瑤璋雜於甌室 龐廉與孟陬同宮舉世以
為恒俗固將愁苦而終窮 龐音龍孟陬古好女

醜婦人二帖

効輦 西施病捧心而輦鄰 孿耳 見登徒 宵形 叢陋
之醜女亦學而輦

賢惟易色 醜不誨淫 苟以德稱 曷宜貌取

苟德行之可稱 雖鄙陋而何害 苟宵貌之不

臧 雖効輦而孔醜 無微怨於下山 宜鑒形於

上水 稽六極且聞於惡 考四德不見其容 首

若飛蓬膏沐無用 膚如點漆脂粉何施 徵美豔

之妻且聞亂宋 稽宿瘤之女終見與齊 雖天地

之秀形合齊美惡 而男女之大欲亦本妍媸

賦劉思真醜婦賦曰人皆得令室我命獨何吝不遇

姜任德正值醜惡婦才質陋且儉姿容劇媿母鹿頭

獼猴面椎額復出口折頰靨樓鼻兩眼頰 一文如曰

膚如老桑皮耳如側兩手頭如研米槌髮如掘掃帚

惡觀醜儀容不媚似鋪首闔鈍拙梳髻刻畫又更醜

粧頰如狗舐額上獨徧厚朱脣如踏血畫眉如鼠負

傅粉堆頤下面中不徧有領如鹽鼓囊袖如常拭釜

履中如和泥瓜甲長有垢脚鞞可容箸孰視令人嘔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登徒子妻蓬頭孿耳斷

及曆齒旁行踽僂又疥且痔

○長大人一初學

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淮南子曰東方之人長禮
斗儀曰君乘土而王者其人長帝王世紀曰禹長九
尺九寸殷湯長九尺又曰季歷之妃生文王昌身長
十尺孔演圖曰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吳越春秋曰伍
子胥長一丈眉間一尺漢書曰韓王信長八尺九寸
張蒼長大肥白如瓠金日磾長八尺二寸東方朔長
九尺三寸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得
大秦國人長十丈又以東十萬里得佻國人長三丈

五尺又以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
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
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鐵面
兵長三千萬丈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有人
焉長一丈其腹圍九尺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
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
言語知百穀草木鹽苦名曰聖一名哲一名先一名
無不達凡人見拜者令人神智西北海外有人焉長
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但日
飲天酒五斗不食五穀魚肉唯飲酒好游山海間不

犯百姓不干萬物與天地同生名無路之人一名仁

一名信一名神專對腰十圍 跡六尺 晉書曰尹緯字景亮少有

大志不營產業身長八尺腰帶十圍魁梧有爽氣

史記曰秦始皇時有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脚跡六尺

見襄武 出蓬萊 魏志曰威熙二年有大人見襄武縣長二丈餘脚跡長三尺二寸

白髮著黃單衣黃巾 漢書曰王莽時有奇士長一丈大十圍自謂曰巨毋霸本出於蓬萊東五城西

北昭如海濱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 眉見軾 骨

即日大車四馬建旗載詣關則枕股 骨

專車 穀梁傳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鹽長

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眉見于軾

國語曰吳伐越嚙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問

仲尼仲尼曰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 長狄五丈

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

十秋八尺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長狄之人長蓋五丈餘也 漢書曰車千秋姓田為高寢

魁梧 袁宏漢紀曰長樂衛尉馬騰其長八尺身體洪

壹字元淑體貌魁梧身長九尺美鬚 海鈞巨鰲 河

流大屐 龍伯國有大壑中有五山天帝使巨鰲戴五山

帝怒滅龍伯之國有大人釣六鰲合負而歸因灼其骨

年有長人見身長五丈語人張靖曰今當太平新平

令以聞健以為妖妄召靖繫之是月霖雨河渭泛溢

足跡稱履指長 巨霸枕股 申香拂蓋 注詳出蓬萊

尺餘文深七寸 申香拂蓋 注詳出蓬萊 三馬不勝

支提三丈 東方朔神異經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焉

有支提國人長三丈二尺有三手一手當胸手足各三指

長大人二帖

千仞楚辭曰東方長人三丈傳魯叔孫得臣敗長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富父

終生春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北門鄭瞞由是 頤而長兮詩數

之極也國乾坤賦象 宗類分形 非無長短之差

自有洪纖之別 龍伯國之大人 蓬萊山之奇

士

賦漢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

彌萬仞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

而遠遊垂絳幡之素霓戴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

竿兮總光耀之彩旄垂旬始以為繆兮曳彗星而為

髻掉指揮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攬捨以為旌

兮靡屈虹以為綢江杳眇以泫泫兮焱風涌而雲浮

讚晉郭璞長臂國讚曰雙臂三丈體如中人彼曷為

者長臂之人脩脚是負捕魚海濱 又夸父讚曰神

哉夸父難以理尋傾河及日遁形鄧林觸類而化應

無常心

○短小人一初學

國語曰僬僥國人長三尺短之至也注西蠻也 方言曰侏

儒短人也昨啓 燿蒲楷切 短也漢武故事東郡送一

短人長七寸名巨靈漢書曰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

敏捷於事婁護為人短小精辨何承天纂文曰漢光

武時潁川張仲師長二尺魏書曰王粲樂進並為人

短小占夢書曰凡夢侏儒事不成舉事中止後無名

百姓所笑人所輕拾遺記曰員嶠山有陀移國人長

三尺壽萬歲廣延之國人長二尺東方朔神異經曰

西北荒中有小人長一寸朱衣玄冠西海之外有鶴

國男女皆長七寸事對 臧紇 高柴左傳邾人莒人

敗於狐貍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邾臧紇短小故

小子侏儒是使侏儒侏儒敗我於邾臧紇短小故

也家語曰高柴字子優旃 蔡義史記曰優旃秦

羔不過六尺為人篤孝 優旃 蔡義倡侏儒也始皇

時置酒天雨陛楯者寒旃矜之乃大呼曰女雖長雨

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貌似 楚葉公 齊

晏子孫卿子曰楚葉公子高微小短瘠其行將若不

詳奉使 蔡賦巴馬 郭讚 聾人 蔡邕短人賦曰巴

下見郭 王敬端方 張松放蕩宋書曰王敬弘形狀

益部雜記曰張松為人 婁護精辯 嚴延敏捷並詳

巨靈七寸 陀移三尺並詳 西海畏鵠 東方詒駟

神異經曰西海外有鶴國人長七寸行如飛日千里

百物不敢犯唯畏海鵠海鵠遇則吞之壽三百歲人

曹耕曰力作不及人從軍擊虜不任軍事無益於縣

官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懼

短小人二帖

眇丈夫孟嘗君眇小丈夫短主簿王恂為桓溫主簿為人醜

而短賈充女晉惠妃醜而短小飽欲死東方朔曰臣長九尺三寸

儒身長三尺亦一囊米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欲死侏儒不可使舉

儒不可使援 晏子短而相齊 蔡義小而佐漢

區區藁質還為楚國之賓 瑣瑣微容遂入蔡邕之

賦

漢蔡邕短人賦曰侏儒短人焦僂之後出自外域

戎狄別種去俗歸義慕化企踵遂在中國形貌有部

名之侏儒生則象父唯有晏子在齊辯勇匡景拒崔

加刃不恐其餘庭公劣厥僂窶嘖嘖怒語與人相拒

蒙昧嗜酒喜索罰舉醉則揚聲罵詈恣口眾人患忌

難與並侶是以陳賦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誠如所語

其詞曰雄荆雞兮鶩鷓鴣鳩鷓兮鶩鷓鷓冠戴勝

兮啄木兒觀短人兮形若斯蟄地蝗兮蘆薈且子如反

爾中蛹兮蠢蠕音音而頓須音視短人兮形若斯木門闥兮

梁上柱弊鑿頭兮斷柯斧鞞鞞鼓兮補履僕脫椎杓

兮擣薤杵視短人兮形如許

譖郭璞焦僂譖曰焦僂極麼瘁人又小四體取足眉

目

八音
卷三十五

目纒了淨音

唐類函卷一百三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類函卷一百二十六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新都王野校訂

人部六

九十九 老人 奴婢

百歲 庸保

六十 上壽 附 庸賣 附

七十 九流

八十

○老人

藝文類聚

說文曰老考也

尚書曰五福一曰壽

周書曰文

王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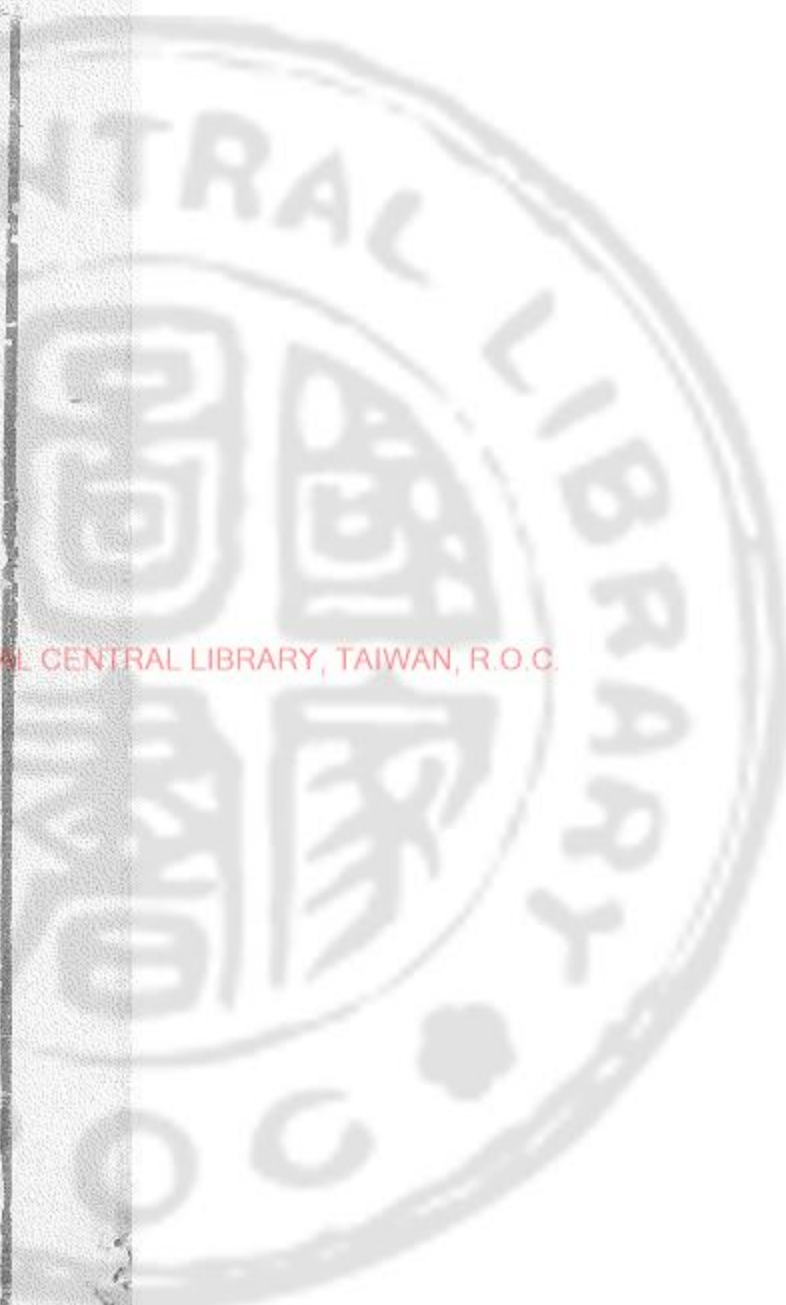
守之哉傳之子孫

易曰枯楊生萑老夫得其女妻

毛詩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又曰酌以大斗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祈黃耆黃耆鮐背以引以翼 禮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 又月令曰享壽星於南郊 左傳曰燭之武對鄭伯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爲也公曰不能早用子寡人之過也雖然云云乃夜緹見秦師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論語識曰堯舜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河渚曰河圖將浮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昴 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 尸子曰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說苑曰楚文王伐鄭使王子華子露車二子出遊老載畚從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畚 戰國策曰昔者秦魏爲與國齊楚約攻魏魏使人求救於秦冠蓋相望秦救不出魏人有唐且者年九十餘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令兵出可乎曰敬諾遂約車遣之且說秦王秦王遂發兵救之 史記曰秦始皇謂王翦曰將軍老矣何怯也 又曰伏生秦博士孝文欲求治尚書天下無有

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老不能行詔晁錯往受之 漢書曰馮唐以老為郎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自為郎 又曰張安世薦蘇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號稱祭酒 續漢書曰仲秋祠老人星于國南郊 神仙傳曰淮南王安好道術八公詣門門者見垂白不進八公皆化成童子色如桃花門吏白王王迎之登思仙之臺八公還成老人授之要道 世說曰顧悅與簡文同年而早白簡文問曰卿何以先老荅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姿隆冬轉茂

老人二帖

永錫難老有終大道之行也一老詩不憚三老賈山

太學於國老禮夏后氏養室老禮大事耄矣無能瞽然瞽瞍之叟避車見老者則車徒避斑白

為也謂擔持物也墮履張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加惠謂擔持物也

惠戒得素髮馮唐白首為二毛君子不禽二毛黃髮黃髮者

三赦周禮三赦皤皤國冉冉上齒虞夏殷周

王未有遺年者是故朝廷減年劉平為全椒令百姓

同爵則上商謂老者在上善飯飯廉頗雖年老疆安車武

旌荒荒忽也衰損見張善飯飯冀趙復用安車武

下 卷之三 老人

以安車徵枚乘無下拜天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日以

拜不提挈斑白者操几杖謀於長者必操几給韋袍

劉弘為荆州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呼省

少君却却李少君以朝廷敬老則民作孝不徒行

者老不徒行燕不為禮力為禮貴德尚齒有虞氏也深計

遠謀韓詩外傳曰楚丘先生被蓑帶索見孟嘗君孟

赴馬乎吾將死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而遠謀乎設

精神而央嫌疑吾乃是以至老漢武帝過郎署見頽

始壯矣何老之有也臣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

而臣好武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已老

是以至何敢便老宋劉正懷珍為江夏王義恭參軍後

恩未報何不遺老窮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頒隆諸長

者而弟達於菟狩矣同爵尚齒齒而弟達於軍旅矣

注頒分也隆多也敬長貴老為其近於親也皮似斑黎黎老人皮

有斑黑如目如濁鏡陸機曰如蜀鏡曰日暮塗遠偃曰

凍黎色也吾日暮塗遠故鐘鳴漏盡魏田豫為衛尉乞遜位司

倒行逆施之書曰年過七十而居位猶鐘鳴漏盡而

夜行不止罪人也拜太中食卿祿而終以引以翼詩

黃奇齡背以引興弟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從衰得

以翼言敬老也白文選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引尹校年髮將種

種盧蒲嬰曰余髮如心既諄諄趙孟年未五十而諄

渭濱之叟翼周公商洛之皓匡漢皓絳老辱在泥塗

老人

馮唐屈於郎署 矧過及耄之年 宜申在宥之

典 教將行於邦國 弟先達於朝廷 况當尚齒

之朝 難許遺年之議 少不如人方辭鄭國之使

老而無子始為絳縣之師 安車駟馬雖申公之

已老 深計遠謀而楚丘之始壯 日落桑榆感末

光而向盡 年催蒲柳嗟弱質之先零 ○五十養鄉

禮五十杖家 又五十杖於家 知命 孔子五十命 學易 數年五十

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異糧 米糧也 音張 命爵 而爵衰始衰 艾

五十艾服官政注髮色蒼 倉 不致毀 謂居喪也 不成喪 成備

白如艾可專事其官也 禮 不備禮 送喪不散麻 不力政 從力政 命為大夫 五十

命為大夫 置為三老 漢高舉民年五十已上有修行能率

縣令丞尉以無車不弔 而弔人始衰也 疆 親沒不髦

相教勿繇戍 髦子有子 後漢竇融五伯仲 伯仲 以六十養國 禮

十養杖鄉 杖又六十有子 飽肉 禮六十非宿肉 宿肉 頤指 六

於國 者指使注指使使人 耳順 孔子六十 不親學 弟子禮

也言不躬親于事也 不與戎 居喪不毀 十征蠻可用 東觀漢記馬

請擊五溪蠻帝愍其老未許援曰臣尚能披甲上馬

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

翁遂六十歲制喪 ○七十杖國 禮七十養學 禮七十

遺援六十杖 續漢書曰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舖之以糜

賜杖 玉杖長九尺端鳩飾鳩不咽之鳥欲老不咽也

斲輪 斲而問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臣斲

斲輪 斲而問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夫臣斲

輪不徐不疾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
 七十而則席七十君問則席注懸車 貳膳 貳膳七十
 也 副衣帛 帛七十非曰者 說文七時制 七十時 賜儿杖
 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 乘安車 行役以婦
 几杖注不得謝謂不聽致仕也 師絳縣 絳縣人老
 人適四方乘安 遇周文 遇文王 師絳縣 絳縣人老
 車自稱曰老夫 遇周文 遇文王 師絳縣 絳縣人老
 使吾子辱在泥塗使助為政辭以老 不踰矩 孔子七
 與之田使為君復陶以為絳縣師 老 不踰矩 孔子七
 心所欲不俟朝 俟朝 傳家事 七十者不踰矩 孔子七
 不踰矩 不俟朝 俟朝 傳家事 七十者不踰矩 孔子七
 婦 宗子雖七必與揖讓 有大夫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
 謂致 不知紀年 左傳晉悼大夫食與小人也 不知紀
 仕者 不知紀年 長矣使問之 年曰臣小人也 不知紀
 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日百有七十三矣 史趙曰
 年於今三之一也使問諸師曠曰七十三矣 史趙曰

亥有二首六身 酒肉處內 食肉處於內謂居喪也 衰
 是其年數也 麻為喪 七十唯衰麻為喪 不與賓客 賓客之事何敢
 釋恭 魯國有恭上者名曰君行年七十其恭益甚魯
 恭以除刑行年七十釋恭詳恭敬 斧 ○八七杖朝 杖於朝致
 鉞之加何敢釋恭詳恭敬 斧 ○八七杖朝 杖於朝致
 膳 八十月月致膳 常珍 常珍 五豆 鄉飲酒禮 八曰耄 說
 八十 諱老 後魏傅永字脩期為刺史年踰八十九能
 日 制 八十月月致膳 常珍 常珍 五豆 鄉飲酒禮 八曰耄 說
 月制 八十月月致膳 常珍 常珍 五豆 鄉飲酒禮 八曰耄 說
 名補他無得繫當 頌繫 景帝著令八上非身犯法男子
 驗者即驗問之 頌繫 景帝著令八上非身犯法男子
 注須讀為 不俟朝 八十月月致膳 常珍 常珍 五豆 鄉飲酒禮 八曰耄 說
 容容寬也 不俟朝 八十月月致膳 常珍 常珍 五豆 鄉飲酒禮 八曰耄 說
 二算注二口之賦 鼓缶而歌 而易日曷之離不鼓缶東
 不與兵革之賦 鼓缶而歌 而易日曷之離不鼓缶東
 卷一百三十六 老人

帛加璧武帝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至見

非人不煖八他罪勿坐宣詔八人他皆勿坐齊喪不

及之八十齋喪東西必見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不敢

也一坐再至禮八十拜君命一坐美哉壽也韓詩外

桓公見歆立人曰叟年幾何對曰一子不從政者

臣年八十三矣公曰美哉壽也對曰

從政不預賦○九十鮒背釋名九十鯢齒又九

齒日鯢黃耆又九十或凍黎又九十傳經齊南伏生年

其本經口以納訓國語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敬

傳授尚書也納訓言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

而舍我也必恭恪于朝朝夕以警戒我馮唐為郎尹

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雄左鬚生角長寸半日秩九秩十日有秩日修九秩十日

喪具使人受命九十有君命使人得人煖

矣有罪不刑九十曰耄有甲卒不預漢武令民年九

預甲卒家不從政君就言政八十九十欲

之役家不從政君就言政八十九十欲

之可飲食不離寢九十者天子欲有問鄉飲大豆○百

就室九十者天子欲有問鄉飲大豆○百

歲就見禮曰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倦勤舜曰耄期倦

日期言已老耄曰期頤禮也百年曰期頤注期要也願

倦於政禮之勤曰期頤禮也百年曰期頤注期要也願

盡孝無老耄已一百餘無老耄之貌張蒼飲乳漢

張蒼口中無齒飲乳妻妾以百數廖氏餌丹臨沅縣

廖氏家世老壽或出百年或八九十所居宅井水殊

赤握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丹砂汁入井是

以飲其水 羅侯不衰 後魏羅結世祖初為散騎常侍

而得壽 詔聽歸老大寧中賜東川為居 **寶公恒樂** 帝得魏文

業并為築城即號曰羅侯城 侯時樂人寶公百八十歲文帝奇之問何服食而至

此對曰年十三失明父母教鼓琴日以為常無所服

餌譚以為恒逸樂 ○上壽為此春酒 壽詩 稱彼兕

所以益性命也 觥 萬壽無 武伯為祝 傳曰公宴於血梧武 淳于奉觴

淳于鬯曰奉觴上壽 坐皆避伏 丞相田蚡為壽坐皆

一斗徑醉矣史記 故人避席餘皆半席案田二人相賀 典畧曰馬超入

上壽於超超曰闔門百口 項莊進爵 漢項莊入為壽

一且同命今二人相賀耶 呂后及卮 呂太后今酌兩卮鵠酒置前令齊

獻無疆 呂后及卮 王起帝亦起太后恐自起及卮注

也反翻 魏應璩詩曰古有行道入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

歲相與鋤禾莠住居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

辭內中嫗貌醜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

辭夜臥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又新詩

曰少壯面目澤長老顏色麤麤醜人所惡拔白自洗

蘇 魏阮瑀詩曰白髮隨櫛墜未寒思厚衣四肢易

懈倦行步益踈遲常恐時歲盡奄奄忽高飛自知百

年後堂上生旅葵 晉張載詩曰氣力漸衰損鬢髮

終以皓昔為春月華今為秋日草 晉陸機詩曰軟

顏收紅藥玄鬢吐素華冉冉逝將老咄咄奈老何

宋鮑昭代少年時至衰老行曰憶昔少年時馳逐好
名晨結友多貴門出入富兒鄰綺羅豔華風車馬自
揚塵歌唱青琴女彈箏燕趙人好酒多芳氣殺味厭
時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無因寄語後生子作樂當
及春 梁范泰詩曰枉生竟何豫未云倏已老華髮
飄悴容苦慮棲懷抱疇昔少年時皆以歸大造 梁
簡文帝詩曰昔類紅蓮草自玩淥池邊今如白華樹
還悲明鏡前 梁孔壽老詩曰盛年歌吹日顧步惜
容儀一朝衰朽至星星白髮垂

疏後漢班超上疏曰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

齒耄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竟棄捐自以壽終屯部
誠無所恨但願生入玉門關不敢望封酒泉郡

○九流帖白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官助人君明教化祖述堯舜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僻者又隨抑揚違離道
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修之僻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詳道陰陽家者流其蓋出於義和之官教授民時此
禁忌泥於小數舍**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
人事而任鬼神也及徵者為之則鉤鈇析辭
也正名乎此言其所長也及徵者為之則鉤鈇析辭
而已為君者慎器與名不可假人也注徵評也工甲
反鈇破**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兼愛選
也音匹**墨家者流**士及蔽者為之權兼愛之道不知
別親**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
疏

別親**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
疏

使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雜家者流蓋其所長也邪人為之則尚詐而棄信也蓋出於於議官兼儒墨合名灋此其所長也農家者流蓋出於也盪者為之則漫羨無所歸心也小說家者流蓋出於官播五穀以足衣食故入政一日小說家者流蓋出於官細米為稗王者欲使君臣並耕之一日小說家者流蓋出於語道聽塗說者所作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此亦芻蕘狂夫之議若能修六藝之術觀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通萬物之畧也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湯武受命以師克亂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戰國變詐之兵並作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百八十二家至成帝命任宏次兵書為種四

○奴婢一類聚

周禮注男奴女婢鄭司農注云奴罪隸也男女同名

又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藁注云謂則没入官為奴即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

注云謂坐盜賊

又曰奚三百人注云今時侍史官奴婢也 方言曰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荆淮

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南郊

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

臧亡婢謂之獲此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風俗

通曰古制本無奴婢即犯事者原之臧者被臧罪沒

入為官奴獲者逃亡復得為婢 漢書曰武帝時募

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 又曰宣帝詔

大司馬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前後賜奴婢百七十

人 世語曰虜據滑臺太祖欲北伐沈慶之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並在座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理國譬如理家耕當使奴織當問婢陛下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曰傅士有隸子弟以其子弟為僕隸論語曰箕子為之奴 左傳曰裴豹隸也杜預注云犯罪沒為奴 風俗通曰南陽龐儉少失其父後居廬里鑿井得錢千餘萬行求老蒼頭使主牛馬耕種直錢二萬有賓婚大會奴在竈下竊言堂上毋我婦也婢即具白毋母使儉問曰是我翁也因下堂抱其頸啼泣遂為

夫婦儉及子歷二千石刺史七八人時為之語曰廬里諸龐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又曰將作大匠陳國公孫志節有蒼頭地餘年十七攻書疏志節為戶曹吏令地餘歸取物餘馳車馬亡去至丹陽改姓王名斌字文高遂留為諸曹吏志節拜揚州刺史郡衣冠子弟皆出斌下乃用之斌乞屏左右叩頭涕洟曰斌即使君地餘也斌後為蒼梧太守 史記曰衛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青常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歎曰為人奴虜得免笞罵足矣安望封

人部
又曰樂布嘗爲人所略賣爲奴賣與燕將臧荼
後爲都尉 又曰齊俗賤奴虜而刁聞獨愛貴之桀
黠奴人之所患唯刁聞收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終
得其力起富數千萬也 又曰季布爲宋家鉗奴
又曰諸呂擅權陸賈曰天下安危注意將相將相和
則士豫附陳平結歡太尉以奴百人遺賈 又曰任
安爲衛將軍舍人過平陽主家主家設食與騎奴同
席而食安投佩刀斷席別坐 漢書曰王鳳羣弟爭
爲驕侈奴僮以千數 又曰張安世家僮七百人皆
有手技 又曰王莽時匈奴侵寇乃大募天下囚徒

人奴名曰豬突豨勇 新序曰昌邑王以測注冠賜
師及儒者後以冠冠奴龔遂免冠歸之曰今以冠冠
奴是奴虜畜臣也 東觀漢記曰劉寬簡略嗜酒嘗
坐客使蒼頭市酒大醉而還對客罵曰畜生寬遣人
視奴疑必自殺 又曰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母卓
義其心卽日免之 又曰詔討彭寵者封侯寵奴子
密三人等寵晝臥密等遂縛寵著牀召其妻入縫纏
囊夜斷寵及妻頭盛囊中投世祖世祖以奴殺主不
義復不可不封乃封子密爲不義侯 又曰鄒弘奴
醉擊長壽亭長弘見亭長賞錢五千異日奴得復與

宮中衛士忿爭衛士箠奴弘聞又與五千 前秦錄
曰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大言責冲曰爾輩
羣奴正可牧羊耳何為送死冲曰奴則奴矣既厄奴
苦欲取爾相代 三輔决錄曰平陵孟佗盡以家財
賂張讓監奴衆奴慙焉時賓客求見讓者常數百乘
累日不得通焉佗後至諸奴拜迎徑將佗車獨往入
衆謂佗與讓善爭以珍物賂佗佗得以賂讓 林邑
記曰范文夷師奴也以刀斫石障如斬蘆葦後為國
王 江表傳曰谷利孫權大奴也以上管子曰齊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浩浩乎仲不能知婢子

問之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詩有之浩浩之水
育育之魚未有家室我將安居甯子其欲室乎仲以
其言告桓公 漢書曰傅太后使謁者買諸官婢賤
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 三輔决錄曰金禕為
郡上計留在許都時魏武使長史伍必將兵衛天子
於許都禕與必善必見禕有胡婢善射必常從請之
從役也 東觀漢記曰劉寬性簡略夫人試寬意而
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收之寬
神色不異乃徐語曰羹爛爾手 又曰朱暉為郡督
郵太守阮况當嫁女欲買暉婢暉不與及况卒暉送

金三斤問其故暉曰前不與婢者恐以財污府君今重送欲明已心也 謝承後漢書曰長沙祝良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蜀志曰劉琰侈靡侍婢十人皆能爲聲樂又悉讀書教誦靈光殿賦 晉書曰烈宗之母本織坊中婢也形長色黑宮人謂之崑崙太宗以計幸之有身生烈宗 晉中興書曰祖約爲丞相從事中郎於府內爲婢所傷司直劉隗奏約忠生婢僕身被傷刑解職還家 列女傳曰周室大夫仕於周妻淫於鄰主父還恐覺之爲毒藥使婢進之婢私曰進之恐殺主父告

之恐殺主母因僵覆酒主父怒而笞之妻恐婢言之因他故過欲殺婢婢就杖將死而不言主父弟聞之復以言告主父主父放其妻將納婢辭以自殺乃厚幣嫁之 皇甫謐列女後傳曰會稽程素受聘未及配適遭賊欲犯之臨之以白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素婢名青乞代素賊遂殺素復欲犯青青曰向欲代素者恐被恥獲害耳今素已死我何以生爲賊復殺之 搜神記曰晉杜嘏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十餘年開墓婢尚生云其始如眠有頃漸覺自謂一再宿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時猶十五六嫁之

有了 又曰諸葛恪已被誅其妻在室問婢爾何故血臭婢忽然起躍至于棟攘臂切齒曰諸葛恪公乃為孫峻所殺 語林曰裴秀母是婢秀年十八有令望而嫡母妬猶令秀母親下食與眾賓賓見並起拜之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於是父母乃不敢復役之 世說曰鄭玄家奴婢讀書玄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荅曰薄言往訴逢彼之怒 又曰石崇富侈廁常令婢數十曳羅縠直之又曰崇婢綠珠天下美色孫秀求之不與因誅崇

又曰祖訥字士言少孤貧至老常自炊爨養母北平將軍王敦聞而佳之乃以二婢餉焉因辟為從事中郎人戲之曰奴價倍於婢訥荅曰百里奚亦何必輕於五殺之皮也

奴婢三 初學記

說文曰男入罪曰奴女入罪曰婢方言曰秦晉之間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厮皆謂之娠

女厮婦人

事類

周奚

晉隸

鄭玄周禮注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曰奴

給使者

婢其少才智者以

遺賈

賜光

鄭泥中

龐竈

下類聚 陳地餘

吳谷利

翻糞汚衣

覆酒就

杖類聚杖劔斷席平頭提箱上詳類聚古詩曰

頭奴子沈當問耕劉使執杼上詳類聚劉謚之

是履箱寧之邑始得數年相選方翟青代死杜墓更生詳並

得教奴學耕使婢執杼胡婢善射夷奴斫石類聚

類聚胡婢善射夷奴斫石類聚

禮有不為周禮凡人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亂者皆

初毀齒律限多畜奴婢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

者是也人列侯公王百人關內侯吏人四十人年六十已上

七十已下不在此數犯者以律論過節則沒縣官

改曰私屬王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簡稱有

士風雄翹嘗為石崇蒼頭性廉直有士風負續李善

孫本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疾疫相繼死沒唯孤

子續始生數旬諸奴婢欲殺續分產善傷不能止負

續逃亡取丘界中親自奉養乳為生汁推燥去濕雖

在孩時奉之如長君每事長跪請白而後行閭里感

之續年十歲然後與善歸本縣理舊業告奴婢於長

吏悉收殺之鍾離意上書言狀世祖詔拜善及續並

為太子舍人後為本郡太守路經元墓躬自罵兢

除草灑道自執鬻修饌祭祀拜辭涕泣而去罵兢

固在竇憲幕府有奴千洛陽今神鏡車騎吏呵之奴

醉罵兢兢大怒時畏憲不敢發及憲敗賓客皆逮拷

兢捕繫固固雜居雜居與家僕乏使謂無陪臺舍之

遂死于獄中雜居雜居與家僕乏使謂無陪臺舍之

是無陪臺執事執事千指比千乘之家五尺李令伯

無應門五炙灼光武詔敢炙灼奴婢論如拘制詔吏

尺之僮為青徐賊所掠賣為奴婢論如拘制詔吏

人遭亂為青徐賊所掠賣為奴婢論如拘制詔吏

欲恣聽之敢拘制以掠人論也著丹書傳裴豹隸

書樂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懼之裴豹曰苟焚丹書

我殺督戎宣子喜曰所不焚丹書者有如皎日遂殺

奴婢

督戎豹以丹書其罪沒入善文章文章王義之曰小人耳八百人富卓氏

於劉惔惔問何如方回故常奴耳八百人富卓氏

何得比郗公惔曰不如方回故常奴耳八百人富卓氏

飲人如二百歲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二百五十歲言語

常食如衛青奮僕於奴田儋殺年之廷欲謁殺其奴注

古者殺奴婢皆告奴為報讎為家主報讎也

官如不告者罪之奴為報讎為家主報讎也

子則詔殺者罪殺光武詔天地之性人為貴除傷人律

射武又除奴婢忿嫉于頑庸奴其夫

阮咸素幸姑婢從去時方有客成借客隨軍

馬追姑家婢既及與婢累騎而還客非之隨軍

字鴻卿時荆州監軍張敞承官官贖父更記太倉令

音而奉緄將侍婢二人戎服自隨贖父淳于公將刑

少女緹縈上書請殺主漢大司空扶平侯王崇就侍

後身為婢贖父死國歲餘為侍婢所殺也

史周禮女酒女漿女澆女醯女醢女醢已下皆免其

也簡子曰此母賤崔婢也曰妖可滅無郭璞愛主人婢

豆三之所授母雖賤子必貴也妖可滅無郭璞愛主人婢

其家就視卽滅主人舍散之主人晨起見赤衣人數十圍

於東南二十里賣之勿爭價妖可滅主人不宜畜此婢可

使人賤買此婢復為符後井中赤人一皆反縛自

璞乃攜婢而去命求綠珠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

盡出婢妾示之使曰美矣然奉命求認盜紫金梁冀

認孫奮母以為守藏婢豈惟炊爨之勞抑亦巾箱

盜白珠紫金以上婢

卷一百一十一

之寵 苟古今之可徵 雖微賤而何害 乃生無恤終因子貴 作殯王父未爽夫賢

詩 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十有五如日在東香肌柔澤素質參紅團輔圓頤苗苜芙

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煙轉側猗靡顧眄便妍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劉夷道詠死奴

詩曰丹籍生涯淺黃泉歸路深不及江陵樹千秋長作林 喬知之綠珠篇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

斛買娉婷此日可憐只自許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恒持歌舞借人看意氣雄豪非分理驕

矜勢力橫相干辭君去終不忍徒勞掩面傷鉛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代紅顏為君盡

賦 後漢蔡邕青衣賦曰金生砂礫珠出蚌泥歎茲窈窕產于一作散在卑微矜情淑麗皓齒蛾眉玄髮光潤領

如螭蟻縱橫接髮葉如低葵脩長冉冉碩人其頤綺袖丹裳躡蹈絲屣盤跚蹀躞坐起低昂和暢善笑動

揚朱唇都冶斌媚卓躒多姿精慧小心趨事如飛中饋裁割莫能雙追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察其所履世

之鮮希宜作夫人為眾女師伊何爾命在此賤微代無樊姬楚莊晉妃感昔鄭季平陽是私故因錫國歷

八 卷一百一十七 奴婢

爾邦畿雖得嫵婉舒寫情懷寒雪繽紛充庭盈階兼
裳累鎮展轉倒頽盼昕將曙雞鳴相催飭駕趣嚴將
舍爾乖矇冒矇冒思不可排停停溝側噉噉青衣我
思遠逝爾思來追明月昭昭當我戶扉條風狎躡吹
予牀帷河上逍遙徒倚庭階南瞻井柳仰察斗機非
彼牛女隔於河維思爾念爾怒焉且饑後漢張安
超謂青衣賦曰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辭美譽雅詞
斐斐文則可嘉志鄙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岡
可華何必棘茨醴泉可飲何必沔泥隋珠彈雀堂谿
刈葵鴛雛啄鼠何異于鴟歷觀古今禍福之階多由

孽妾淫妻書戒牝雞詩稱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此起
晉獲驪戎斃壞恭子有夏取仍覆宗絕祀叔盼納申
聽聲狼似穆子私庚豎牛餒已黃歇之敗從李園始
魯受齊樂仲尼逝矣文公懷安姜誚其鄙周漸將衰
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關雎德一作不
雙侶但願周公妃音配以窈窕防微消漸諷諭君父孔
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女及雋不疑奉
霍不受見尊不迷况此麗豎三族無紀綢繆不序蟹
行索妃旁行求偶婚無媒理宗廟無主門戶不名依
其在所生女爲妾生男爲虜歲時酹祀詣其先祖或

於馬廐厨間竈下東向長跪接神觴酒悉請諸靈辟邪無主多乞少出銅丸鐵柱績繒累億皆來集聚嬌婉歡心各有先後臧獲之類蓋不足數古之贅壻尚猶塵垢况明智者欲作奴父勤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防水守之以一秦穆思讐故獲終吉

書梁簡文帝答安吉公主餉胡子書曰方言異俗極有可觀山高水遠宛在其邈不使去來執轡婉彼青衣正當出入燒香還依丹轂豈直王濟女奴獨有羅袴方使樂府行胡羞論歌舞垂膝新奇伏增荷抃

歲喬道元與天公牋曰奴曰高安兩手並殘指如竹

筒畏風惡寒小者家生厥名曰饒腹中疲堅大如飯指飽食終日不能作勞借一小兒僮公吳母近因冬節暫請其舅狗咬一脛肉落如手攀筋徹骨跛而不愈長婢來成左日失明動則入井已死復生次婢良信有桓公司馬之疹行步雖曠了無前進隱疾難明辭不盡韻小婢從成南方之奚形如驚麀言語嘍厲聲音駭人唯堪驅雞之無所役遣詣阿稽復被狗咋困熟如泥

辭漢王褒責鬚髯奴辭曰我觀人鬚長而復黑再弱而調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因風披靡

隨風飄颻爾乃附以豐頤表以娥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繼綫潤之以芳脂辛辛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曜黝若玄珪之垂於是搖鬢奮髭則論說虞唐鼓髻動鬣則研覈否臧內育壞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都雅頤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且赭枯槁秃瘁劬勞辛苦汗垢流離汗穢泥土倉囁穰穰暗與塵爲侶無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總滅靜則窘於囚虜薄命爲髭正著子頤爲身不能庇其四體爲智不能御其形骸癩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羊之毛尾狐狸之毫毳爲子鬚者不亦難哉

約漢王褒僮約曰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提大杖上冢顛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家不約爲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卽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歸食了洗滌居當穿曰縛帚裁孟鑿井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埤音地刻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

出入不得乘馬載車蹠坐大嗽下牀振頭垂釣刈芻
 結葦臘纊汲水酪佐醢音祖醜音莫織履作麓黏雀張烏
 結網捕魚繳鴈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養
 鴈鶩百餘驅逐鷓鴣鳥持拍牧豬種薑養芋長育豚駒
 糞除常潔音堂餒食音同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
 月春分陂隄杜疆落桑披稷種瓜音昨瓠別茄披葱
 焚槎發疇壟集破封日中早慧音衛雞鳴起春調治馬
 驢兼浴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酪汲水作餠音甫滌杯
 整案園中拔蒜斲蘇切脯築肉臠芋膾魚包鱉烹茶
 盡其舖已而蓋藏關門塞竇餒豬縱犬勿與鄰里爭

鬪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脣
 漬口不得傾盃覆斗不得晨出夜入交關伴偶舍後
 有樹當栽作船下至江州上到煎主為府掾求用錢
 推訪惡敗稷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
 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泉轉出旁蹉牽犬販鷺武陽買
 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奸偷入市不得夷
 蹲旁臥惡言醜罵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
 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槩栽轅若殘當作
 俎機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音切石薄岸治舍蓋
 屋書削代牘日暮已歸當送乾薪二三束四月當披

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菹音益作繩索雨墮無所爲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樹八尺爲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戶上樓擊鼓荷盾曳矛環落三周勤心疾作不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欲休當一作春一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錢主給賓客奴不得有奸私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讀券文訖詞窮咋索乞乞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大夫酤酒不敢作惡此文

相傳多誤庶不遺漏

○傭保一藝文類聚

史記曰荆軻死高漸離變姓名爲人傭保作於宋子縣名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不能去彷徨從者告其主使擊筑一坐稱善 又曰樂布與彭越爲家人 鵠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爲世師

傭保二白帖 傭賣附

傭耕陳勝少時常與人傭耕 賃春梁鴻字伯鸞任春 傭書後漢班超

家貧常傭書鄭莊字當時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 賃載財用亦屈當時爲大司農任人賓客 賃多通負以此陷罪貶爲庶人注傭賃受雇 賣傭彭越

賃而載言當時保賃其賓客於司農載運 傭保

為家人時窮困賣傭傭僕賃傳申鮮虞轉移周禮太宰

於齊為酒家保也萬民九曰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注間民謂救助禮

無業者轉移為人執事間人若今之傭人魏焦先自作一蠡舍淨掃其中

移用其人飽食而已魏焦先獨處饑則為人傭書以供揆日

而巳不誦書亦徧吳闕澤貧常為人傭書以供揆日

取其直誦書亦徧紙筆所寫既畢誦之亦徧揆日

計傭 廢事 食力 揆以時日 計其功用 ○

傭賣販繒灌燒埶王高書則傭滌器司馬相如於臨

君當鑑相如衣犢鼻與傭保雜作鬻畚晉書王猛少

滌器注傭保人之可保傭者也鬻畚貧賤鬻畚

樵薪朱買臣賣樵薪沽酒詳

其妻恥之請去沽酒前

唐類函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唐類函卷二百二十七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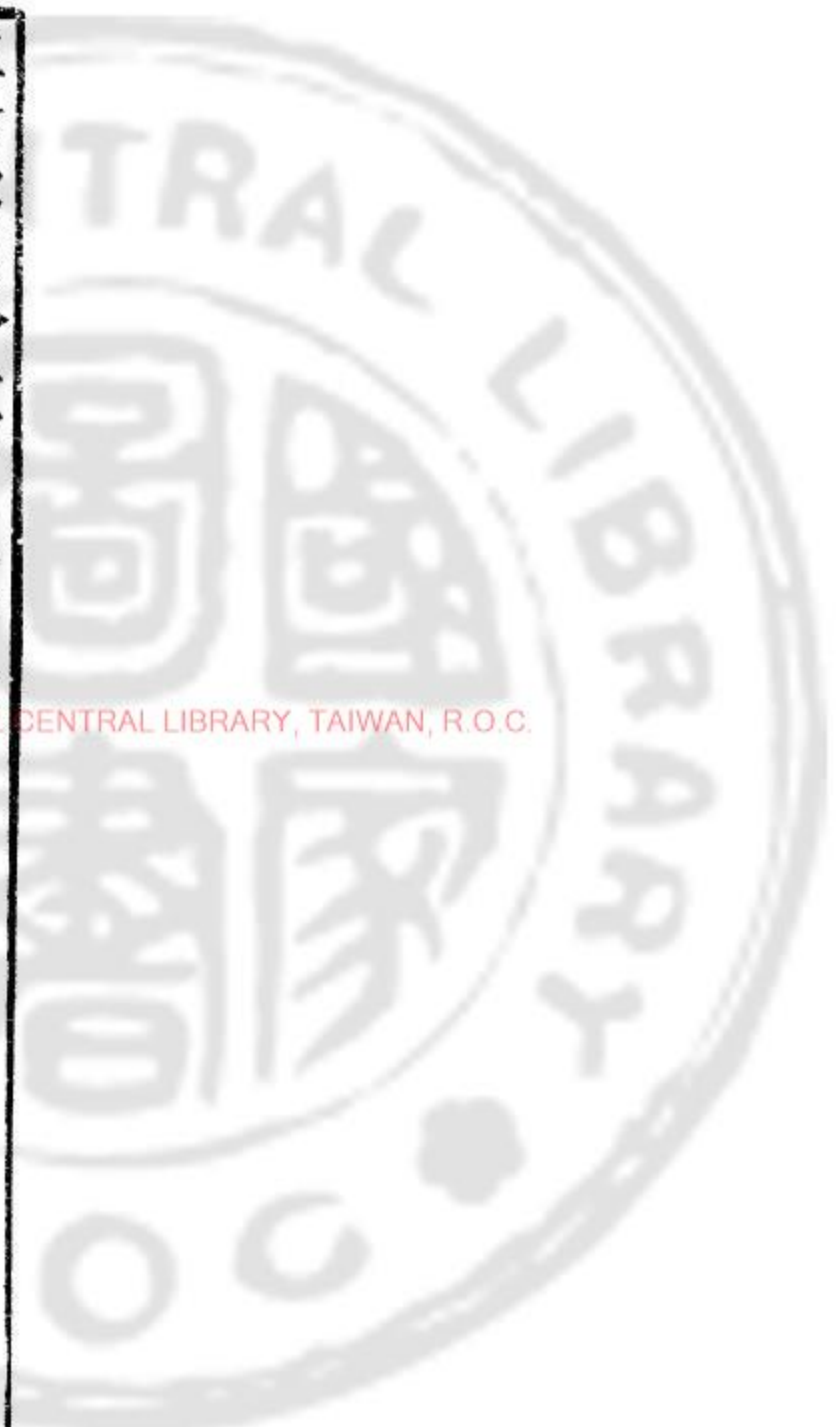
明新都吳序校訂

人部七

頭 面 齒 舌 唇 耳 鼻 髮 鬚
口 齒 舌 唇 耳 鼻 髮 鬚
眉 胸 心 膽 手 臂 足 儀容
形貌 影附 相似附 神彩

○頭藝文類聚

說文曰首頭也 釋名曰頭獨也體高而獨也首始也
 黃帝素問曰頭者精明之主也 易說卦曰乾為首
 毛詩曰螭首蛾眉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民
 銳頭君乘水而王其民大頭 春秋元命苞



曰頭者神所居上圓象天 晏子曰湯長頭而髯鬢

帝系譜曰神農牛首結繩而治伏羲人頭蛇身

史記曰藺相如為趙使秦持璧却立倚柱謂秦王曰

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詳壁 漢書

曰陳遵長八尺餘長頭大鼻容貌甚偉 東觀漢記

曰彭寵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勅彭書曰西城若下

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重望蜀每

一發兵頭鬢為白 魏志曰辰韓國兒生以石押其

頭欲其扁今辰韓人皆扁頭 神仙傳曰曹公捕左

慈數日得之便斷頭以白曹公公大喜曰果慈頭定

視是一束茅爾 搜神記曰南方有落頭吳時將軍

朱桓一婢每夜卧後頭輒飛去或從狗竇或從天窓

中出以耳為翼將曉復還數數如此傍人怪之夜照

視惟有身無頭其體微冷乃蒙之以被至曉頭還礙

被不得安再三墮地而其體氣急疾若將死者乃去

被頭復起附得安復暝如常人 秦記曰苻堅祖洪

見堅狀貌欲令頭堅腹軟字之曰堅頭 嚴尤三將

叙曰趙孝成王曰誰能當武安君平原君曰澠池之

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

小頭而銳斷敢行也目黑白分見事明也視瞻不轉

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足以當之 洞
林曰郭璞爲左尉周都卜云君且墮馬傷頭尉後乘
馬行黃昏坂下犢車觸石馬驚頭打石上流血殆死
幽明錄曰河東賈弼之義熙中爲瑯琊府參軍夜
夢有一人面查皤防老甚多鬢大鼻矐目請之曰愛
君之貌欲易頭可乎乃於夢中許易明朝起自不覺
而人悉驚走藏云郝漢何處來弼取鏡自看方知怪
異因還家家人悉驚入內婦女走藏云郝得男子弼
坐自陳說後能半面笑兩足手口各捉一筆俱書辭
意皆美此爲異也餘並如先

又晉張敏頭責子羽文曰太原温長仁潁川荀景伯
范陽張茂先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列余
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之同時昵好張
荀之徒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
爲之慨然又怪諸賢身已旣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
聲又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爲頭責
之文以戲之并嘲六子頭責子羽曰吾託爲子頭萬
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爲子蒔髮膚
置鼻耳安眉鬚挿牙齒眸子摘光雙顴隆起每至出
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僻易坐者竦跽如此者故我

形之足偉也子冠冕弗戴金銀弗佩旨味弗嘗食粟
茹萊子遇我如讐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兩者俱憂
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耶當如臯陶后稷巫咸伊陟
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耶則當如許由子
臧下隨務光洗耳逃祿千載流芳子欲爲遊說耶則
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含辭從容子欲
爲恬淡耶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郭然離
俗志凌雲日子欲爲隱遯耶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
父之澆澗棲遲神丘垂餌巨壑今子上不希道德中
不効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

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乎三事而徒玩日勞形習爲
常人之所喜對曰吾以大幸爲子所寄今子欲使吾
爲忠耶則當如子胥屈平欲使吾爲信耶則當殺身
而成名欲使吾爲介節耶赴水火以全貞此四者子
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曰吾欲告爾以養性誨爾
以優遊而與蟣蝨同性不聽我謀悲哉俱御人體而
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諭子儕偶子曾不如太原溫
顒穎川荀禹范陽張華上郡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
詡此數子或寒吃無宮商或阨陋希言語或淹伊多
姿態或驪騖上池下奚少智諳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

壑杵而猶以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
府豈若夫子徒令唇口腐爛手足霑濡哉居有事之
世而耻為權謀譬猶鑿地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
何異牢檻之熊深穿之虎石間餓蟹竈中之鼠事力
雖多而見功甚少宜其蹉跎翦感至老無所希也

○面帖

傅粉何疑脂凝脂凝脂目如點漆此神僊中人也半面後漢

應奉字世叔行女穎過袁賀門出長面宋如子反必

面禮天為人子者必面女出蔽面女子出門必沐三日事

其間面垢長二尺荀子卿曰有臣公孫呂身長十心

如面子產云人心不面如驢吳書諸葛子子西袂掩

而終西國語楚白公勝作亂劫惠王殺子夫羞巾覆而

死吳越春秋曰吳王夫差死羞見子不心而向朋而

心面朋也友而不不學牆面准煩

○目一類聚

易說卦曰離為目 毛詩曰美目盼兮 左傳曰宋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 又曰睥其目瞞

其腹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又舜重

瞳子是謂重明 孝經援神契曰伏羲大目 孟子

曰伯夷目不視惡色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莊

子曰溫伯雪適齊舍於魯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問
焉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 又曰孔子見
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
位矣夫仁義翻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 孫卿子曰
堯舜三眸子 又曰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也
韓非子曰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 慎子曰
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水尺不能見淺深
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尸子曰使目在足下則不
可以視兩也 韓子曰田駟欺鄒君鄒君將殺之田
駟恐告惠子惠子見鄒君曰有人見君則挾其一目

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眎兩目君奚弗殺駟
東欺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乃弗
殺 淮南子曰夫日察秋毫之末而耳不聞雷霆之
音耳調玉石之聲而目不見泰山之高何則小有所
志而大有所忘 鶡冠子曰兩葉蔽目不見泰山
孔叢子曰天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
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其狀河日而隆頰是黃帝
之形貌也 史記曰吳王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子
胥仰天嘆曰抉吾眼著吳東門上以觀越寇之入滅
吳也乃自剄 漢書曰東方朔上書曰臣朔目若懸

珠 東觀漢記曰馬援眉目如畫 鄭玄別傳曰玄
 秀眉明目 山海經曰一臂國為人一目中其面而
 居 瀨鄉記曰老子大目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眸
 子洞徹視日而眼明不虧 楚辭曰娛光眇視目增
 波 又曰蛾眉曼睩日騰光 又曰帝子降兮北渚
 目眇眇兮愁予 又曰蒲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
 成

目二白

醫併入

視附

四明 舜明四目 十視 十日所視 重瞳 項羽目亦重瞳 方瞳 劉根目
 白青 沉籍能為青白眼禮俗士輒以白 瞭眊 孟子曰人之善

不善在乎日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眇視易眇偏首
 心不正則童子眊然音了眊音耄眇視能視偏首
 杜欽字子夏目偏盲以才點漆如點漆目懸珠聚類
 能見稱京師謂為盲子夏點漆如點漆目懸珠聚類
 不瞬 列子引雖至不見 心所不見故若存若亡左丘
 喪 司馬遷與任安書云張湛嘲 晉范甯患目疾就中
 朝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受東門伯伯受左秦使動
 丘明丘明傳杜子夏一減思慮二專內視秦使動
 觀秦使者目動而言 秦民側目見秋毫 離婁百步之
 末 中流矢 魏夏侯惇為流矢中傷左目與夏 如石稜
 眼如紫 若巖電 裴楷謂王戎之睛 質質然 餓者質質
 目不 俛俛乎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 曜而擊筑 高潮
 明貌 使擊筑 瞋以視虎 朱亥瞋目視 哭子而喪 子夏喪其
 人邪 卷一百二十七 目

明曾子吊之曰吾聞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喪爾親使人未有聞焉喪爾子喪爾明爾何無罪也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之曰吾過矣吾過矣

而明不任永君馮信並好學公孫述微必作必趨雖少必作曰階曰席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過之必趨曰階曰席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過之必趨曰階曰席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過之必趨

閉門而泣腫日盡婢進躋盛彥事見視作哲洪範

思明君子九思蔽旒冕而前旒上袷後視日

不兩荀勸學曰不惟明視遠專專楚詞專專眈眈疾有異志焉流鄭伯視流尊其瞻下

子于戚視下而言徐叔向曰單子其死乎衣有繪繪領也帶有結會朝之儀視不過結繪之中所以道容

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不導不恭無守氣矣望而畏君子止其衣冠尊其瞻傾則姦視

步士為君曰杜預謂嬖叔曰爾向長視從長者上丘

入戶下視將入戶塞帷遠視賈琮為刺史升車

國君受視謂上大夫衡視謂平無上於面

日磬不竊視金日磬見武帝美人盧欽不

言始視面中視抱注言書立視袷坐視膝若不言立則視袷坐

則視察淵魚 觀天象 三年視蟲 百步觀毫

非禮勿視 戴目而視傾耳而聽視之明也鑒於賢不在

見於蚊睫 視之遠也觀於德不在覩於秋毫

詩梁劉孝綽詠眼詩曰含嬌暇已合離怨動還開欲

知密中意浮光逐笑廻

箴宋謝惠連日箴曰氣之清明雙眸善識唯道是視

瞻彼正直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眼銘曰惟正是視玄黃匪惑非

禮不觀儀形是則慎爾所覲無愆斯德

○耳藝文類聚

說卦曰坎為耳 左傳曰耳不聽五音之和為聾

國語單穆公曰耳目心之樞機故視聽和則明不和

則震眩 大戴禮曰齋續塞耳所以掩聰 孟子曰

伯夷耳不聽惡聲 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 淮南

子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與利除害決江疏河 抱

朴子曰老君耳長七寸 史記曰韓信使人言於漢

王齊反覆之國不為假王鎮之其勢不定漢王大怒

張良陳平躡漢王之足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

信王乎因立之 范曄後漢書曰珠崖儋耳其渠帥

耳垂肩三寸 蜀志曰先主長十尺五寸垂臂下膝
 顧目見其耳 魏書曰荀攸年七八歲父衢曾醉誤
 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也衢後
 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列僊傳曰務光夏時人耳
 長七寸陽都女耳細而長衆皆言此天人也 烈士
 傳曰燕丹使田光往候荆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覺
 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英雄記
 曰曹公擒呂布布顧劉備曰玄德卿為上坐客我為
 降虜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操曰縛虎不得不急
 曹公欲緩之備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

乎操領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 瀨鄉記曰老
 子耳有三門 樊氏相法曰耳門不容麥百歲 又
 曰人耳困長寸三分壽百二十歲一寸壽百歲如豆
 生即死耳門前有僊人杖四理一百歲二理八十二
 理六十 相書曰耳門小富而恡 楚辭曰曾頰倚
 耳曲眉規

耳二帖 聞聽附

主聽 說司聰 杜蕢飲工曰汝為君耳將屬垣枕
 流 王武子曰流非可枕孫子目樂 傾以求聲者則耳
 物者神勞而形安同在一身之上而 言提 其許由洗
 休戚異者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

堯聘許由為九州長由荀躒掩耳而達四聰舜達四聰而天

惡聞之洗耳於潁水下塞兩豆和聲入於耳而忠言逆張

治塞兩豆耳不聞雷震和聲入於耳而忠言逆張

日忠言逆重何傷黃霸為郡許丞老聾史請代病乞

耳利於行歸諸葛亮請杜徵至以徵聾於座上與書云歸傾可得

聞可領耳而聽之言猶在耳聽聞作謀洪範曰四曰聽

思聰君子九思至卑秦必曰天之至高無側禮無知

音伯牙彈琴鍾期忘味子在齊聞韶三廣聽賈珠事

勿聽非禮聞以通人文子曰言者所以通人於已既暗且聾人

道不聽以達知文子曰聽者所以達知也所以成行

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

學在皮膚心聽者學在肌肉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

之不深則知行之不誠凡聽不聞曰希聽之不聞不

之理虛心清淨耳無苟聽聽不聞曰希名曰希不

聽之異高宗彤祭有飛雉升鼎惟明在於聽政不在

聞螻蟻之鬪惟聰在於聽德不在聞焦冥之聲

賦晉祖台之荀子耳賦曰夫惡勞而希逸實萬物之

至誠何斯耳之不辰託荀子而宅形在瘠土而長勤

無須史之閑寧預清談而閉塞開鄙穢而聰明竭微

聽於門閣採羣下之風聲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耳銘曰惟耳是聽仁愛是聞詳

察巧言離辯異羣無迷邪諂炫惑莫分

○口一藝文類聚

易說卦曰兌爲口 禮記曰數誚無爲口容 又曰
口容止 又曰負劍辟咎詔之則掩口而對 又曰
趙文子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 孝經曰口無
擇言 家語曰孔子入太廟階左有金人焉三緘其
口 孝經援神契曰舜大口 又曰孔子海口含澤
言善食
海澤也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莊子曰公孫龍
問於魏牟曰吾聞莊子之言芒焉異之牟曰子獨不
聞坎井之鼃謂東海之鼃曰坎井之樂亦至矣子奚
不來入觀乎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公孫龍口
舌而不合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

也 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說苑曰常縱有疾
老子曰先生疾甚無遺教語弟子乎常縱乃張其口
示老子曰舌存乎曰存豈非以軟耶齒亡乎曰亡豈
非以剛耶常縱曰天下事盡矣 又曰惡言不過口
苛言不留耳口者關也舌者機也出言不審駟馬不
能追也 國語子產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大決所
犯傷人必多 史記曰秦始皇遊於會稽渡江項梁
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
族矣 又曰鄧公見景帝曰吳王爲反數十年矣發
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

士噤口不敢復言 漢書曰漢王擊魏豹問酈食其
曰魏大將誰也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尚乳臭 又曰
周昌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 又曰揚雄口吃
不能戲談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刁存年老口臭帝
賜雞舌香令含之 吳錄曰孫權方頤大口目有精
光 瀨鄉記曰老子方口 養生經曰軍營之中有
甘泉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養生要尹氏內解曰口
為華池 相書曰欲知人多口舌當視其口如鳥喙
言語皆聚此多舌人也 相書雜要曰口大容手赤
如朱丹貴且壽 杜恕體論曰束脩之業其上在於

不言其次莫如寡知也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箴宋謝惠連口箴曰宣納之由實伊樞機唯舌是出
馳駟安追差釐千里君子慎微何用口爽信在甘肥
誠晉傅玄口誠曰勿謂何有積怨致咎勿曰不傳伏
流成川蟻孔潰河流穴傾山
銘齊竟陵王蕭子良口銘曰惟舌是慎慎乎語笑三
緘是戒事重周廟戒之戒之無貽厥誚

○齒帖

編貝 東方朔曰臣齒如編貝 化石 神僊傳服神丹三百年齒化為石 張蒼無齒
飲乳 百餘歲卒漢書 温嶠疾 温嶠先有齒疾三年未見 羔執親

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一夜盡生晉書成帝杜皇后少有深齒

及帝納采一為牛折齊景公為儒子以草染異物志

夜齒盡生一為牛折齊景公為儒子以草染異物志

夾在海中以草一屑亡而寒諺曰輔車相依肉濡不決禮

肉不齒決范睢摺魏齊答范睢一豫讓落淮南子曰趙

乾肉齒決范睢摺魏齊答范睢一豫讓落淮南子曰趙

豫讓欲報怨恐人識之一皓齒文選沒齒管仲尊伯氏駢

乃落其齒以易其貌一皓齒文選沒齒管仲尊伯氏駢

沒齒無怨言一皓齒文選沒齒管仲尊伯氏駢

怨言一皓齒文選沒齒管仲尊伯氏駢

○舌一藝文類聚

莊子曰公孫龍舌舉而不下一葵丹子曰荆軻之葵

太子曰田先生今無恙乎軻曰光臨送軻之時言太

子戒以國事耻以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

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

德厚也一說苑曰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

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在一史記曰平原君

已定從而歸至於趙曰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

萬之師一又留侯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資

為韓報讐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之師

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一又曰張儀

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儀盜壁共執儀

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無讀書游說安得此

辱乎儀張口曰視吾舌尚在否妻曰在也儀曰足矣

漢書蒯通謂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舌下
齊七十城 沈約宋書曰南郭王義宣生而舌短澁
言 山海經曰反舌國其人反舌 神異經曰東荒
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身長一丈頭髮皓白鳥
面人形而虎尾恒與玉女更投壺 英雄記曰曹操
與劉備密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已之意操
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搜神記曰永嘉中
有天竹胡人能斷舌先吐舌示賓客然後乃截血流
覆地乃取置器中傳示人取舌還含有頃如故 郭
子曰殷仲堪云三日不讀道德經覺舌本間強 相

書曰舌如絳赤者賢人也 相書雜要曰吐舌及鼻

三公

舌二帖白

載翁詩載翁其莫捫朕匪是出匪舌不避截忠言不

駟不及舌周生烈曰口者言之門唇者舌之藩婦有

長舌詩齒者唇之合也故于夏日駟不及舌 婁敬口舌婁敬以口

賦梁簡文帝舌賦曰奚茲先生問於何斯逸士曰夫

三端所貴三寸著名故微言傳乎往記妙說表乎丹

青魯談笑而軍却王言詠而瑞隆陸有千金之富周

爲一說之功復有搆扇之端讒諛之迹艷紫凌朱飛

八

卷三十一

七

舌

黃妬白吾將欲廢便辟之交遠巧佞之友殄張儀之
餘穢蘇秦之後粉虞卿之白璧碎漢王之玉斗然後
浮僞可息淳風不朽

論晉張韓不用舌論曰論者以為心氣相驅因舌而
言卷舌翕氣安得暢理余以留意於言不如留意於
不言徒知有舌之通心未盡無舌之必通心也仲尼
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謂至精愈不可聞
樞機之發主乎榮辱禍言相尋召福甚希喪元滅族
沒有餘哀三緘告慎銘在金人留侯不得已而掉三

寸亦反初服而効神仙靈龜啓兆於有識前却可通
於千年鸚鵡猩猩鼓弄於籠羅財無一介之存普天
地之與人物亦何屑於有言哉

○脣帖白

齒之垣春秋元命苞曰齒者齒之垣**舌之藩**周生烈曰藩也**朱脣**曹植

黑脣燉煌實錄曰王禁字孟曾卒有盜發冢

升脣外明門云孟曾使人也發曾塚禁賜酒以黑其脣明

沸脣賈誼曰沸脣擾塞**脣厚**瀨鄉記老

脣亡左傳宮之奇云脣亡齒寒

○鼻帖白

卷二目二七 十六 脣鼻

心門養生經鼻門長沙耆舊傳大尉壽少遇相師

也之象援刀而截列女傳後漢周郁妻納一歲夫運斤

不傷莊子曰郢人巧其鼻端若蠅翼使高祖隆漢高

准龍顏蔡澤仰史記蔡澤就唐舉相舉曰雙柱老子

柱飛龍常璩蜀志曰李雄美容貌隆鼻淮南子東方

○髮藝文類聚

歸藏啓筮曰其工人面虵身朱髮 左傳曰齊侯田

于菅盧蒲嫫見泣且請曰余之髮如此種種余奚能

為種種也公曰吾告二子子尾欲復之子雅不可曰彼

其髮短而心甚長其或寢處我矣子雅放盧蒲於北

燕 又曰昔有仍氏女生鬢黑美髮為鬢而甚美光可以

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 禮斗威儀曰君乘木

而王為人美髮 呂氏春秋曰昔者殷早五年湯乃

以身禱剪髮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 韓子曰文

公之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人而誚之宰

人曰臣有死罪三援礪砥刀利猶于將切肉斷而髮

不絕臣之罪一也援錐貫鬢而不見髮臣之罪二也

奉炙鑪炭肉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三也堂

下得微有疾臣者乎公乃召其下而誚之果然乃誅

之 又曰燕李季好遠出其妻有士季至士在內妻

患之妾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
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李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
有李曰吾見鬼爲之柰何婦曰取五姓之水浴之李
曰諾乃浴 家語曰顏回二十髮白 史記曰藺相
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漢書曰蘇武留匈
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 東觀漢記
曰明德后美髮爲四起大髻但以髮成尚有餘繞髻
三匝 又曰和熹皇后六歲諸兄持后髮后曰身體
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柰何弄人髮乎
曹瞞傳曰太祖嘗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

死騎士皆下馬持麥以相付時太祖馬騰入麥中太
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帥下然孤爲軍帥不可殺
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 王隱晉書曰陶侃爲
吏鄱陽孝廉與親友過侃宿母截髮以供賓諸客嘆
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也 淮南萬畢術曰理髮竈前
婦安夫家 又曰用麻子中人桐葉米汁煮之沐二
十日髮長

詩梁何遜白髮詩曰絲白不難染蓬生本易扶唯此
星星髮獨與衆中殊

賦晉左思白髮賦曰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

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
白髮將拔怒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
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
予觀橘柚一暍一擘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哉子之
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
枯赫赫閭闔藹藹紫廬弱冠來仕童髻獻謨甘羅乘
軫子竒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就黑此自在
吾髮臨欲拔瞑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
以辯惠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
不以烏鬢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

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榮咨
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者羣今
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
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
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序晉稽含白首賦序曰余年二十七始有白髮生於
左鬢斯乃衰悴之標證棄捐之大漸也蒲衣幼齒作
弼夏后漢之賈鄧弱冠從政獨以垂立之年白首無
聞壯志劬於蕪塗忠貞抗於棘路覩將衰而有川上
之感觀趣舍而抱慷慨之歎

釋名曰臆釋名曰臆也孔子有文春秋孔演圖云孔子之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

運得卵披卵披胸得伏弩射漢高祖與項羽對軍數羽

許門指坼而生禹帝王世紀曰禹母吞東而見使左

魏犇其才使視之犇氏犇傷胸而見使者結胸山海經曰有

人結喉也貫胃又曰貫胸有竅蕩胸其胸值胸值胸

洞胸液開胸 碎胸碎胸

○心帖白

火精春秋元命苞曰心者火之丹府也靈府 靈臺

並心無瑕瑕何恤乎無家不競競何憚於病懸旌

楚王曰寡人死灰死灰鄙吝郭林宗曰逾月不

生非僻入焉禮如面富辰曰心之不如水鄭崇曰

市臣心結今詩心如亂矣徐庶曰方禮制書以禮道

寧道寧以刀開異苑曰鄭玄過於樹陰下假寐見一老父

以刀開心謂曰子可劍承晏子春秋曰崔杼弑齊莊

滌除老子曰滌啟沃高宗謂傅說曰包藏禍測度藏

其心不為頑德義為頑曰度義曰度剗莊子剗心而

先去其剖書剖賢虛老子云計三為待中計三千

一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二人同心其利斷

如事百君仲尼聞之曰忠如金石後漢世祖指王常

十亂武王曰予有亂臣忠如金石後漢世祖指王常

人部

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險於山川禮凡人於山川難於

臣也是日遷為漢中將軍知匪石匪席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日拙日休作德心逸日休

天匪石匪席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日拙日休作德心逸日休

勞日拙聖人無常聖人無常心以顏子不違其心三

仁主張六志 緘滕七情 至和為性 最靈由心

心莊則體舒 心肅則容敬 楚王蕩而祿盡

徐庶亂而計窮 中心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矣

外貌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矣

○膽藝文類聚黃帝素問曰膽者中正之官斷決出焉 吳越春秋

曰越王欲報怨懸膽於戶出入嘗之 魏志曰樂進

字文謙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 又曰袁紹在黎

陽將南渡程昱守甄城太祖欲益其兵昱不肯曰袁

紹擁十萬眾見昱兵少必輕易不至若益昱兵過則

必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

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 吳

志曰呂蒙病篤孫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對曰

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 管輅別傳曰輅年十

五琅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欲見輅輅造之客百

餘人有能言之士輅謂子春曰府君名士加有雄貴

之資輅既年少膽未堅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請先

入

飲酒三斗然後而言子春大喜酌三斗獨使飲之於
是輅人人荅對言皆有餘 世說曰姜維死時見剖
膽大如斗 劉琨書曰膽識堅定臨難無苟免之意
論魏稽康明膽論曰有呂子春者精義味道研覈是
非以為人有膽可無明有明便有膽矣稽先生以為
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
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
內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
於决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兼
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

相生明以見事膽以决斷專明無膽雖見不斷專膽
無明則違理失機

○手帖

鉤文論語摘輔象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始宰我握
握輔是謂習道子夏握五是謂受玉塵王夷甫事母
相公伯周手握直期是謂病惡帝披漢書鉤弋夫人
齒搜神記周暢至孝每出母欲帝披兩手皆拳武帝
披之手即展號鼠傷晉高平劉柔夜鼠傷其手指惡
曰鉤弋大人鼠傷之問淳于智智即欲朝婢翻羹
橫文為田字夜露手而羹爛後漢劉寬欲朝婢翻羹
曰徐徐羹繩貫魏畧曰鮑出字文才屬代饑出採蓬
爛汝手繩貫魏畧曰鮑出字文才屬代饑出採蓬
斬賊奪臂使若身之使臂啖君
母而還臂使若身之使臂啖君
啖君論語隱義曰齊桓公

日天下珍物悉易得未得人肉執子詩執子之手將假傳

食易牙歸斷其兒兩手以啖君執子之手將假傳

將假傳不澤禮共飯握鉤仲尼執雅刻文公孫述有文宋

子生而有文在其奉長者長者與之提携則斷美人

燕丹子曰太子與荆軻置酒美人鼓瑟軻如柔荑詩

如柔荑詩把十文老子纖纖擢素摻摻女兩驂如手六

○臂帖白四肘春秋元命苞曰湯臂四肘是謂一臂交州記曰

有一臂國人昇長淮南子升左牧短謝靈運詩曰長

用契脩肱廣墜馬折幽明錄曰羊叔子父墓人相云

再至曰當山折臂三流矢中蜀志曰關羽為流矢中

公叔子馬墜折臂割而盟魯莊公許孟仕為夫人孟

盤中神氣自若班斷而關崔若死請入門者告崔子曰勿納蒯

女疑我與女臂斷左臂與門者門者將示崔子遂入

蒯遂拔劍呼天躍而關殺七人未及崔子一叫而死

也齧臂辭別史記曰吳起出衛郭門齧母臂為

盟續漢書曰單超入謀誅梁冀帝齧臂為盟也先王

長臂蜀志先王長七尺五寸李廣猿臂漢書

○足帖白震象易曰震龜文抱朴子曰老君足下龜文履字大禹

履已接武堂上接武武足跡也不良郤克足不失足於傷

字履已接武堂上接武武足跡也不良郤克足不失足於傷

字履已接武堂上接武武足跡也不良郤克足不失足於傷

字履已接武堂上接武武足跡也不良郤克足不失足於傷

禮樂正子春下 衛左傳齊則鮑莊子仲尼曰 啓予足
堂而傷左足 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斬而足
曰啓予足啓予手 傳褚師聲子襪而登 席公怒曰必斬而足

○髑髏藝文類聚

說文曰髑髏頂也 廣雅曰顙顙謂之髑髏 莊子
 曰莊子使楚見空髑髏擊以馬捶而問曰夫子貪生
 失理而爲此乎將有凍餒之患而爲此乎語卒援髑
 髏枕而卧髑髏見夢曰夫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
 無四時之事與天地爲春秋雖南面帝王樂不能過
 也 魏畧曰王忠先因飢噉人五官將與共從駕出
 行過家間無何令取道邊死人髑髏繫著忠馬鞍上

以爲戲笑

續搜神記曰永嘉五年張榮爲高平戍

邏主時遭曹嶷賊寇亂人皆塢壘自保固見山中火
 起飛埃絕爛十餘丈樹顛大焮響動山谷久聞人馬
 鎧甲聲謂疑賊土人皆惶恐並嚴出將欲擊之引騎
 到山下無有人但見碎火來曬人袍鎧馬毛鬚皆燒
 於是軍人走還明日往視山中無燃火處唯見髑髏
 百頭布散在山中 盛弘之荊州記曰長沙蒲圻縣
 有呂蒙冢冢中有一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卽蒙
 髑髏也 廣州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免者
 數千已而循除諸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

人部 卷一百一十七 三十一
上作大坑葬之今名共冢 南州異物志曰烏澣人
髑髏破之以飲酒

賦後漢張衡髑髏賦曰張平子將游目於九野觀化
於八方顧見髑髏委於道傍平子悵然而問之子將
并糧推命以天逝乎本喪此土流遷來乎爲是上知
爲是下愚荅曰吾宋人也姓莊名周遊心方外不能
自修公子何以問之對曰我欲告之於五嶽禱之於
神祇起子素骨反子四支髑髏曰死爲休息生爲役
勞冬之冰凝何如春冰之消况我已化與道逍遙與
陰陽同其流元氣合其朴雲漢爲川池星宿爲珠玉

雷電爲鼓扇日月爲燈燭合體自然無情無欲不行
而至不疾而速 晉呂安髑髏賦曰躊躇增愁言遊
舊鄉惟遇髑髏在彼路傍余乃俯仰吃歎告於昊蒼
此獨何人命不永長身銷原野骨曝大荒余將殯子
時服與子嚴裝殮以棺槨遷彼幽堂於是髑髏蠢如
精靈感應若在若無斐然見形溫色素膚昔以無良
行違皇乾來遊此土天奪我年令我全膚消滅白骨
連翩四支摧藏於草莽孤魂悲悼乎黃泉余乃感其
苦酸哂其所說念爾荼毒形神斷絕今宅子后土以
爲永列相與異路於是便別

說魏曹植髑髏說曰曹子遊乎陂塘之濱步乎藜穢之藪蕭條潛虛經幽踐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劔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殞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嚴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倅若有來恍若有存影見容隱厲響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旣枉輿駕愍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慰以若言子則辯於時矣然未達幽冥之情識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爲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爲主故能與化推移陰

陽不能更四節不能虧是故洞於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望之不見其像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冲滿之不盈吹之不凋噓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停寥落溟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喻曹子曰予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背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昔太素氏不仁無故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子則行矣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響絕神光霧除顧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壅以丹土翳以

綠榛夫存亡之異勢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形貌白 影 (相似附)

肖天地 漢書肖形天地肖類也 交陰陽 禮云人陰陽之交五行之

秀肌膚之會 駢脅 晉公子重 銳頭 史記平原君武 鳶

肩 馬 豶喙 豎牛深目 表 後漢李固字子堅貌有奇

容 目容端口容止 奇偉 人聞張良勇智以為其狀貌

魁岸 江王商 漢王商長八尺餘體鴻大容貌絕人單

真漢 稽康雖土木形骸人以然 乾首坤腹 易說卦

相也 稽康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乾首坤腹 易說卦

首坤為腹離為目良為手震 睥目 睥腹 華元睥其目

出也 熊虎之狀 豺狼之聲 越影 服丹無 韓終久

影 處陰滅 人有惡影而走者 合虛 仙人與虛合體故

跡 端表 欲影之直 隨形 若捕影也 顧步 何晏自喜 衆

魍 問影 莊子 老人子無 影 相似 匡圍 子畏於匡蓋孔

人趨而圍之 晉獲 公羊逢丑父似齊頃公 為吾面 心

不謂其如面焉 吾面 是後身 語林曰張衡死蔡邕母

人云邕是 且有典刑 後漢孔融與蔡邕素善邕卒有

與同座曰 雖無老 相與師事 史記孔子既沒弟子思

立為師師 左右不能別 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

能 妻子不能別 陳國張伯喈弟仲喈 惟肖 書說築傳

別 妻子不能別 相似妻子不能別 惟肖 巖之野惟

肖肖詐降紀信貌似漢王乘黃屋車

○神彩容儀帖

巖下電王戎字濬冲幼穎悟神彩秀徹視日塵外物

王戎曰王衍神彩高徹如叔寶清晉謝尚論中朝人

瑤林瓊樹自是風塵外物王衍字夷甫神清明秀王

清衛叔寶神清為夷甫儁澄曰兄形似遁而神鋒大

有識所重如此容儀閑雅司馬相如車騎雍容閑白皙霍光白皙

鬚如鐘尺其聲如鐘為玉裴楷字叔則為史部侍郎

羣書特精義理時固奇士漢江充魁岸容貌甚壯帝

楚人謂之為玉人固奇士望見之曰燕趙固多奇士

異常人且遁逃山東以待如何谷曰董卓性剛難濟吾

行觀者盈集以此自以容為官漢徐生善為頌孝文

世不亦難乎乃止以容為官時以頌為禮官大夫

傳子至孫延襄襄之姿性善為頌不能通經延頌取

能未善也襄亦以容為大夫至廣陵內史頌音容取

貌失人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子侯頌朝容姿趨

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後拜衍郎中遷司

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乃歎曰知人則哲以延為

明

唐類函卷三百二十七



八音

卷一百二十七

三九

唐類函卷二百三十六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新都吳時薪校訂

人部八

性命 性情 姓名附

同名字

改名字附

改姓附

名字

○性命

藝文類聚

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毛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 又曰文王受命以

作周 尚書曰無墜天之降寶命 又曰用集大命

於厥躬 又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禮記曰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老子曰致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
 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 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 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又曰五十而
 知天命 又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
 命也公伯察其如命何 家語曰魯哀公問於孔子
 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
 一謂之性 春秋傳劉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 史記曰孟嘗君五月五日生其父郭靖君
 曰五月子長至戶則害父孟嘗君曰人受命於天豈
 受命於戶 漢書高祖曰吾起自布衣提三尺劍以

取天下豈非命也 范曄後漢書曰藝可學而行天
 爵高懸得之者命也 楚辭曰哀時命者屈原所

○性命二帖 案本作命

盡性至命 窮理盡性 達性遂命 莊子曰聖人達得之
 聽天 得之自是以聽天命 得之有命 所遭於時有其才不
 遇於世命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 故君子能以爲善
 不能必受其福不忍爲惡未能必免其禍故逢時進
 得之以義何幸之有 不得聞 論語性與天道 不可
 逢時必讓何不幸之有 命 可長 命不長也短長 遂志 命
 變 老子曰性不可逸 命 可長 命不長也短長 遂志 命
 志 遂 志 命

賦 晉仲長敖覈性賦曰趙荀卿著書言人性之惡弟

子李斯韓非顧而相謂曰夫子之言性惡當矣未詳才之善否何如願聞其說荀卿曰天地之間兆族羅列同稟氣質無有區別裸蟲三百人最爲劣爪牙皮毛不足自衛唯賴詐僞迭相齧齧總而言之少堯多桀但見商鞅不聞稷契父子兄弟姝情異計君臣朋友志乖怨結鄰國鄉黨務相吞噬臺隸僮豎唯盜唯竊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蠻厲未知勝負便相凌蔑正路莫踐竟赴邪轍利害交爭豈顧憲制懷仁抱義祇受其斃周孔徒勞名教虛設蠢爾一槩智不相絕推此而談孰癡孰黠法術之士能不噤

齟仰則扼腕俯則攘袂荀卿之言未終韓非越席起舞李斯擊節長歌其辭曰形生有極嗜欲莫限達鼻耳開口眼納衆惡距羣善方寸地九折坂爲人作嶮易俄頃成此蹇多謝悠悠子悟之亦不晚

論晉李康運命論曰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張良誦三畧之說以遊於羣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聖人所以爲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興於殷周百里子房用於秦漢矣道之將廢也豈獨君子耻之而弗爲乎蓋亦知爲之而弗得矣 晉袁准才性論曰凡萬物生於天地之間有美有惡物何故美清氣之所生也物何故惡濁氣之所施也夫

金石絲竹中天地之氣黼黻玄黃應五方之色君子以此得曲直者木之性也曲者中矩鉤者中繩輪楠之材也賢不肖者人之性也賢者爲師不肖者爲資師資之材也然則性言其質才名其用明矣 宋何承天達性論曰夫兩儀旣位帝王參之宇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持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賸制作侔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酸醎百

品備其膳羞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夫物用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有餘則情志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沈喘蠕並爲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田漁候豺獺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麇卵庶人不數罟行葦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厨不邇五犯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綱所以明仁道也

梁劉孝標辨命論曰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

秀實海內之名傑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饗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闕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禍冠瓮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惟人所召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體而不易化而不易

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可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繳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聳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徵於侍郎位不登於

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擯斥於當年韜竒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竒響視韓彭之豹變謂鷲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其無可柰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拒生而不喜死而不戚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

董相不遇之文乎

性情帖

情遷

吉凶以

性成

習以性成

好潔

邾莊公下

改剛

後漢

高獲與世祖有舊

祖曰欲善當改剛性

遷物

因物有

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遂辭去

遷物

因物有

獲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遂辭去

遷物

不和志

禮反情以

利貞

性易利貞者

愛惡

愛惡相攻而

克和志

和禮反情以

利貞

相感而深

禮情深文明

近

論語性相

韋弦自戒

西門

利害生

又厚貌深情

近習相遠

急佩韋自戒

後漢范丹性狷急亦佩

長短自裁

張竦

韋自戒董安于性緩佩弦而自戒

長短自裁

張竦

為我亦不能吾將效子亦裁子欲

觀情以律

歷

明王所宜獨自難與人共

五性不相害

五行所屬

視性以

五行所屬

露之則不神獨自行則自然

五行所屬

視性以

六情更廢興

東方性禮

北方性智

知臣在情律

翼奉

字少

君曰知臣之術

風上以吟詠

君曰知臣之術

風上以吟詠

詩序吟詠情

魏徐幹情詩曰高殿鬱崇崇廣廈凄泠泠微風起

閨闈落日照階庭踟躕雲屋下笑歌倚華楹君行殊

不返我飾為誰榮鑪薰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

常色金翠暗無精嘉肴既忘御旨酒亦常停顧瞻空

寂寂唯聞燕雀聲憂思連相屬中心如宿醒 晉張

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

室無容光襟懷擁虛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夜促在

戚怨宵長撫枕獨嘯嘆感慨心內傷 又曰君子尋

時役幽妾懷苦心初與三載別於今久滯淫昔耶生

戶牖庭內自成陰翔鳥鳴翠偶草蟲相和吟心悲易
感激俛仰淚流襟願託晨風翼東帶侍衣衾 又曰
明月曜清景曩光照玄堦幽人守靜夜迴身入空帷
東帶俟將朝廓落星辰稀假寐交精爽覲我佳人姿
巧笑媚歡靨聯娟昨與眉寤言增長歎悽然心獨悲

○姓氏白 改姓附

請族傳無駭卒羽錫姓夏書曰錫土姓注以官族有
世功則有官族邑亦知之注謂庶姓也我命
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為族 庶姓薛庶姓也
展公命以字為展氏注無賜金以休屠作金人祭天
故賜倉庾漢食貨志武帝時為吏者長子孫居王葛
金氏倉庾官者以為姓氏今倉氏庾氏是也

晉王導與諸葛恢戲爭族氏王曰人言王葛諸侯以
不言葛王何也恢曰譬如驢馬驢能勝馬乎

字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先謚為族為謚因以為族注

族以為族別生分類舜典曰別生分類注生姓保姓受氏

傳曰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因生以賜姓若舜山媯

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因生以賜姓若舜山媯

生故以胙土而命氏國陳之類也次第為氏後漢第

陳為姓胙土而命氏國陳之類也次第為氏後漢第

先齊諸田徙園陵昭穆定品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

為足備物廣多聞人以昭穆定品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

品達法司徒劾之詔原之因功命氏居官為姓
見改姓推律漢書京房字君明本姓李指樹伯陽生
前遂指李劉婁氏推律自定京氏而姓指樹於李樹
下遂指李劉婁氏推律自定京氏而姓指樹於李樹
樹為姓劉婁曰婁者劉也踈東晉東晉其先踈
去踈之張祿范雎變姓名陶朱范蠡浮海出齊易名
足為東張祿曰張祿先生陶朱為陶夷子後至陶為

陶朱馬矢大司徒馬害本姓嵇山嵇康其先姓奚以

改是吳志是儀本姓氏孔融嘲之曰氏字民無上可

以官號或以祖名今離析冒衛衛青父鄭季給事平

文字橫生忌諱本誣祖也冒衛衛青父鄭季給事平

生青故冒改陳晉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本

漢灌夫父張孟為灌則舍人避仇改秦據本姓棘避

得幸進之二千石蒙姓灌氏避仇改秦據本姓棘避

為客變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冀除

○名字白帖同名字附改名字附

制義晉穆侯以條之後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

也夫名以制義義以成禮易則生亂君命待事莒越

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兄其替乎待事莒越

將待事而名之揚州之役獲焉名曰揚州叔寤生莊鄭

孫獲長狄僑如因名子曰僑如莒越欲比之

公寤生驚姜氏升卿虞詡祖父為獄吏有陰德曰吾

故名曰寤生升卿虞詡祖父為獄吏有陰德曰吾

字升三明明後漢段熲字紀明與皇甫威明二稗後漢

字稗朝孫堪字子充閭賈充父達晚始生充言後有

釋京師號二稗充閭之慶因名充字公閭

應石晉桓豁字子郎子闡符堅國中有謠云誰謂堅

賞桓彝生子溫嶠賞之曰有依謙晉王昶字文舒為

謙以見其意故名兄子默字居靜沈字處道子渾字

小同後漢鄭玄字思益孔融有遺腹子幼名冠字

禮云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者嘉名楚

所以正體定心意字者所以崇仁義叙長幼嘉名楚

朕皇考曰伯庸正名名不正則君臣同名曰臣有名

惡今日曰衛禮惡為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之名不世

子同名禮大夫之子不聽臣易名所以重父命也

之咳謂二十而字冠而字二十名終將諱諱事神名終

將諱名失則愆傳二名非禮公羊曰仲忌此何忌也

為諱一字為名難言而易諱求名而亡此謂名父前

子名君前臣名以名生為信左傳子同生魯侯

凡名者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注若

唐叔虞魯公子友案唐叔虞生有文在手曰虞遂名

虞成季生而有文在以德命為義若文王名昌以類

命為象若孔子首象取於物為假若伯魚生有人饋

取於父為類若生子與父同不以國廢職不以官晉

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不以山川魯以獻武廢二

司空改司空為司城也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以畜

魯獻公武公名故廢二不以日月禮曰名子者同名字

廢不以器幣則廢禮不以日月禮曰名子者同名字

驚座漢陳遵字孟公豪俠所在人懷之唯恐在後時

中莫不振動既至而非授杼魯有與曾子同姓名而

母織如舊不信之及三稱南北吳郡太守張玄之與

人來告授杼而驚起稱南北謝玄司年名亞於玄

時稱南別小冠有令名欽損目時人號為盲子夏鄴

惡其號稱疾見詆更著小改名字已孤不更孤不更

名為後故改未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二子本字仲慎亮

改其名慕相如如之為人遂改名曰相如字本京

兆後漢趙岐字邠卿初名嘉生御史臺字臺卿後避難改名字以京兆長陵人示不忘本土也改

名曰生楚王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名曰生注云易其名也子文孫克廣也加

日為昱魏程昱本名立少時夢上天兩手捧日太祖曰卿當為吾腹心乃於立上加日而為昱

梅福變名市隱於吳范睢變名詳改

○閨情一類聚

毛詩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

又曰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忘此誰與獨旦 又

曰我徂東山迢迢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

垤婦歎于室 又曰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

曠者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子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

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又曰靜女其

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又曰燕爾新

婚如兄如弟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

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又曰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

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悅 左傳晉叔向曰昔賈

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

之其妻始笑而言 又晉文公謂季隗曰待我二十

五年不來而後嫁季隗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

嫁則就木焉 說苑曰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能

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饑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畫

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饑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畫

貪賜畫臺去家日久思憶其妻畫像向之而笑傍人見以白王王召問之對曰有妻如此去家日久心常念之竊畫其像以慰離心不悟上聞漢書曰張敞爲婦畫眉帝知問之敞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此者又李夫人得幸武帝而卒上憐閔焉圖畫其像於甘泉宮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上曰夫人病亦甚始將不起一見我屬託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面向壁歔歔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獨不可一

見上屬託兄弟耶夫人曰不見帝者乃欲深託兄弟也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上所戀戀念我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昔必且畏惡我尚肯思復錄其兄弟哉世說曰王渾妻鍾夫人每嘗卿渾渾曰詎可爾妻曰憐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又曰荀奉倩妻曹氏有艷色妻常病熱奉倩乃出中庭取冷還以身熨之妻亡人弔不哭而神傷無幾奉倩亦卒又曰孫楚妻亡至祥仍爲詩以悼之王武子見其文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見此使人增伉儷之重風俗通曰有張伯偕仲偕

兄弟形貌絕相類仲偕妻新粧竟忽見伯偕乃戲問
曰今日妝飾好不伯偕應之曰我伯偕也妻乃趨避
之須臾又見伯偕猶以為仲偕告云向大錯誤伯偕
曰我故伯偕也 湘川記曰舜巡狩蒼梧而崩二妃
不從思憶舜以淚染竹竹盡為斑

閨情二帖

案本作別

牽衣

魏文帝詩將適千

歛枕

禮夫不在歛枕篋簾席

攀李

攀桃李兮

樹萱

詩曰安得萱草言樹之

作泥

詩

空牀

古詩空牀

化石

織迴文

寶滔妻織錦守

詩古詩曰青青河畔草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

皎當窻牖我我紅粉粧纖纖出素手昔為娼家女今

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歎獨守 又曰蘭若生

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歎感四時美人在

雲端天路隔無期 魏曹植詩曰攬衣出中閨逍遙

步兩楹閒房何寂寥綠草被堦庭空穴自生風百鳥

翩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君并佳人在遠道妾身

單且煢歡會難再遇芝蘭不重榮人皆棄舊愛君豈

若平生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齋身奉衿帶朝夕

不墮傾儻終顧盼恩永副我中情 又曰明月照高

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借問歎者誰云是蕩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路塵妾若濁水泥浮沈各異勢會合何時諧願爲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時不開妾心將何依 魏徐幹室思詩曰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重新而忘故君子所猶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晉陸機擬青青河畔草詩曰靡靡江離草熠熠生河側皎皎彼姝女婀娜當軒織粲粲嬌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遊不歸偏棲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又擬蘭

若生春陽詩曰嘉樹生朝陽凝想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凋美人何其曠的的在雲霄 晉張華情詩曰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鳴琴終晨撫管絃日久不成音憂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 又曰君居北海陽妾在江南陰絲邈極脩途山川阻且深承懽注隆愛結分投所欽銜恩守篤義萬里託微心 又詩曰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之欲誰與巢居知寒風穴處知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梁簡文帝春宵詩曰花樹含春藂羅帳夜長空風聲隨篠韻月色與池同綵

八音 卷一百三十八 四
牋徒自襲無信往雲中 又曉思詩曰晨禽爭學嘯
朝花亂欲開 鑪煙入斗帳 屏風隱鏡臺 紅妝幾盡淚
蕩子何當來 又冬曉詩曰冬朝日照梁 含怨下前
牀 帷寒竹葉帶鏡轉 菱花光會無人見 何用早紅
妝 又秋閨夜思詩曰非關長信別 詎是良人征 九
重忽不見 萬恨滿心生 夕門掩魚鑰 宵牀悲畫屏 迴
月臨堦度 吟蟲繞砌鳴 初霜隕細葉 秋風吹亂螢 故
妝猶累日 新衣製未成 欲知妾不寐 城外擣砧聲
又倡樓怨節詩曰朝日斜來照戶 春鳥爭飛出林 片
光片影皆麗 一聲一嘯煎心上 林紛紛花落淇水漠

漠苔浮年馳節流 易盡何爲忍 意含羞 又春別詩
曰別觀蒲萄帶實垂 江南豈惹生 連枝無情無意 又
如此有心有恨 徒別離 又詩曰可憐淮水去來潮
春隄楊柳覆河橋 淚痕未燥 詎終朝 行聞玉佩已相
要 又詩曰桃紅李白若朝粧 羞持憔悴比新芳 不
惜暫住君前死 愁無西國更生香 梁元帝寒閨詩
曰烏鵲夜南飛 良人行未歸 池水浮明月 寒風送搗
衣 願織迴文錦 因君寄武威 又閨怨詩曰蕩子從
遊宦 思妾守房櫳 塵鏡朝朝掩 寒牀夜夜空 若非有
懽悅 何事久西東 知人相望否 淚盡夢啼中 又別

詩曰昆明夜月光如練上林朝花色如霞花朝月夜
動春心誰忍相思今不見 又曰試看機上蛟龍錦
還瞻庭裏合歡枝映日通風影珠幔飄花拂葉度金
池不聞離人當重合唯悲合罷會成離 又曰門前
楊柳亂如絲直置佳人不自持適言新作裂紈詩誰
悟今成織素辭 又曰日暮徙倚渭橋西正見流月
與雲齊若使月光無近遠應照離人今暝啼 又曰
別罷花枝不共攀別後書信不相關欲覓行人寄消
息依常潮水暝應還 又曰三月桃花合面脂五月
新油好煎澤莫復臨時不寄人漫道江中無估客

梁武陵王蕭紀夜夢詩曰昨夜夢君歸賤妾下鳴機
極知意氣薄不著去時衣故言如夢裏賴得鴈書飛
梁范雲擬古詩曰自君之出矣羅帳咽秋風思君
如蔓草連延不可窮 梁王僧孺爲人傷近而不見
詩曰羸女鳳凰樓漢姬柏梁殿詎過仙將死音容不
可見獨我一心人同鄉不異縣異縣不成隔同鄉更
脉脉脉脉如牛女幽幽寄一語 梁蕭子顯春別詩
曰翻鸞度燕雙比翼楊柳千條共一色但看陌上攜
手歸誰能對此空中憶 又曰幽宮積草自芳菲黃
鳥芳樹情相依爭風競日常聞響重花疊葉不通飛

當知此時動妾思慙使羅袂拂君衣 又曰街悲攬
涕別心知桃花李花任風吹本知人心不似樹何意
人別似花離 梁劉綏閨怨詩曰別後春池異荷盡
欲生冰箱中剪刀冷臺上面脂凝纖腰轉無力寒衣
怨不勝 又秋閨詩曰樓上起秋風絕望秋閨中燭
溜花行清香然偷欲空徒交兩行淚俱浮妝上紅
梁吳筠閨怨詩曰胡笳屢悽斷征蓬未肯還妾坐江
之介君戍小長安相去三千里參差書信難四時無
人見誰復重羅紉 又曰春草可攬結妾心正斷絕
綠鬢愁中改紅顏啼裏滅非獨淚如珠亦見珠成血

願爲飛鵠鏡翩翩照離別

又古意詩曰賤妾思不

堪採桑渭城南帶減連枝繡髮亂鳳皇蓂花舞依長

薄鵝飛愛淥潭無由報君信流涕向春蠶

梁庾肩

吾春宵詩曰征人別來久年芳復臨牖燭下夜縫衣

春寒偏著手願及歸飛鴈因書向高柳 又冬曉詩

曰鄰雞聲已傳愁人竟不眠月光侵曙後霜明落曉

前縈鬟起照鏡誰忍插花鈿 梁劉孝綽春宵詩曰

春宵猶自長春心非一傷月帶園樓影風飄花樹香

誰能對雙燕暝暝守空牀 又冬曉詩曰冬曉風正

寒偏念客衣單臨粧罷鉛黛含淚翦綾紉寄語龍城

下詎知書信難 又古意詩曰燕趙多佳麗白日照
紅妝蕩子十年別羅衣雙帶長春樓怨難守玉堦悲
自傷對此歸飛燕銜泥繞曲房差池入綺幕上下傍
雕梁故居猶可念故人安可忘徒然顧枕席誰與同
衣裳空使蘭膏夜烟烟對繁霜 梁何遜閨怨詩曰
曉河沒高棟斜月半空庭牕中度落葉簾外隔飛螢
含情下翠帳掩涕閉金屏昔期今未反春草寒復青
思君無轉易何異北辰星 又詠倡婦詩曰曖曖高
樓暮華燭帳前明羅帷雀釵影寶瑟鳳雛聲夜花枝
上發新月霧中生誰念當牕牖相望獨盈盈 梁劉

孝儀閨怨詩曰本無金屋寵長作玉堦悲一乖西北
麗寧復城南期永巷愁無歇應門閉有時空勞織素
巧徒爲團扇詞匡牀終不共何由橫自私 梁劉孝
威春宵詩曰花開人不歸節暖衣須變廻釵挂反釵
拭淚繩春線今夜月輪圓胡兵必應戰 又冬曉詩
曰妾家邊洛城慣識曉鐘聲鐘聲猶未盡漢使報應
行天寒視水凍心悲書不成 梁劉孝先春宵詩曰
夜樓明月弦露下百花鮮情多意不設啼罷未歸眠
燉煌定若遠一信動經年 又冬曉詩曰晨霞影翠
帷思婦織霜絲經寒牽杼澁釧冷調梭遲乍廢倡樓

粉貪赴遠人期 梁王筠閨情詩曰月出宵將半星
流曉未央空閨易成響虛室自生光嬌羞悅人夢猶
言君在傍 又向曉閨情詩曰北斗行欲沒東方稍
已晞晨雞初下棲曉露上霜衣衾裯徒有設信誓果
相違詎忍開朝鏡羞恨掩空扉 又春遊詩曰叢蘭
已飛蝶楊柳半藏鷓物色相煎蕩微步出東家既同
翡翠翼復如桃李花欲以千金笑廻君流水車 梁
陸阜詩曰自憐斷帶日偏恨分釵時留步惜餘影含
意結愁眉徒知今異昔空使怨成思欲以別離意獨
向靡蕪悲 梁鮑泉寒閨詩曰行人消息斷空閨靜

復寒風急朝機燥鏡暗晚粧難從來腰自小衣帶就
中寬 梁鄧鏗閨怨詩曰暫別猶添恨何忍別經時
蓼桂頻銷葉庭樹幾攀枝君言妾貌改妾畏君心移
終須一相見併得兩心知 又月夜閨中詩曰閨中
日已暮樓上月初華樹陰緣砌上牕影向牀斜開屏
爲密畫卷帳照垂花誰能當此夕獨處類倡家 梁
蕭子暉春宵詩曰夜夜妾偏栖百花含露低蟲聲繞
春岸月色思空閨倩語長安驛辛苦寄遼西 又冬
曉詩曰步欄光欲通曙鳥向西東燭滅傳餘氣惟香
開曉風繁花無處盡還銷寒鏡中 梁劉邈秋閨詩

曰螢飛綺牕外妾思霍將軍燈前量獸錦簷下織花
紋墜露如輕雨長河似薄雲秋還百種事衣成不暇
薰 梁蕭子雲春思詩曰春風蕩羅帳餘花落鏡奩
池荷正卷葉庭柳復垂簷竹柏君自改團扇妾方嫌
詎能憐故素終爲泣新練 梁何思澄古意詩曰故
交不可忘猶如蘭桂芳新知雖可悅不異茱萸香妾
有鳳皇曲非無陌上桑薦君君不御抱瑟自悲涼
梁朱越賦得蕩子行未歸詩曰坐樓愁出望息意不
思春無柰園中柳寒時已報人捉梳羞理鬢挑朱懶
向唇何當上路晚風吹還騎塵 陳陰鏗南征閨怨

詩曰湘水舊言深征客理難尋獨愁無處道長宵不
自禁逢人憎解佩從來懶聽音唯當有夜鵲南飛似
妾心 又秋閨怨詩曰獨眠雖已慣秋來只自愁火
籠恒暖脚行障鎮牀頭眉含黛俱歛啼將粉共流誰
能無限別唯守一空樓 陳李爽山家閨怨詩曰山
中多早梅荆扉達曙開竹巾君自折荷衣誰爲裁行
雲無處所人任在陽臺 陳張正見山家閨怨詩曰
王孫春好遊雲鬢不勝愁離鴻暫罷曲別路已經秋
山中桂花晚勿爲俗人留 又賦得佳期竟不歸詩
曰良人萬里向河源倡婦三秋思柳園路遠寄詩空

織錦宵長夢反欲驚魂飛蛾屢繞帷前燭衰草還侵
階上玉銜啼拂鏡不成粧促枉繁絃還亂曲時忿年
移竟不歸偏憎信急夜縫衣流螢映月明空帳踈月
從風入斷機自對孤鸞向影絕終無一鴈帶書飛
陳江總賦得空閨怨詩曰蕩妻怨獨守盧姬傷獨居
瑟上調絃落機中織素餘自羞淚無燥翻覺夢成虛
復嗟長信閣寂寂往來踈 又爲姬人怨服散詩曰
天寒海水慣相知空牀明月不相宜庭中芳桂憔悴
葉井上踈桐零落枝寒燈作花羞夜短霜鴈多情恒
結伴非爲隴水望秦川直置思君腸自斷薄命夫婿

好神仙逆愁高飛向紫煙金丹欲成猶百鍊玉酒新
熟幾千年妾家邯鄲好輕薄特忿仙童一丸藥自悲
行處綠苔生何悟啼多紅粉落莫輕小婦狎春風羅
襪也得步河宮雲車欲駕應相待羽衣未去幸須同
不學蕭史還樓上會逐姮娥戲月中 又閨怨詩曰
寂寂青樓大道邊紛紛白雪綺窓前池上鴛鴦不獨
自帳中蘇合還空然屏風有意障明月燈火無情照
獨眠遼西水凍春風少薊北鴻來路幾千願君關山
及早度念妾桃李片時妍 又曰蜘蛛作絲滿帳中
芳草結葉當行路紅臉脉脉一生啼黃鳥飛飛有時

度故人雖故昔經新新人雖新復應故

賦梁元帝蕩婦秋思賦曰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
自憐登樓一望唯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
幾千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蒼入漢
水則涓涓不測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秋何月而
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
露萎庭蕙霜封堦砌坐視帶長轉看腰細重以秋水
文波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風騷騷而渡河妾怨
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
蓬而漸亂心懷愁而轉歎愁縈翠眉歛啼多紅粉漫

已矣哉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春日遲
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 梁江淹倡婦自悲賦
曰日自趙東來舞漢宮瑤席金陳桂枝嬌春素壁翠
樓明月徒秋歌聲忽散倡人復愁君王更衣露色未
晞侍青鸞以雲徙夾丹輦以霞飛願南山之無隙指
壽陵以同歸俄而綠衣坐奮白華卧進胥骨不憐抵
金誰恡九重以閉高門自蕪青苔積兮銀閣澁網羅
生兮玉梯虛度九冬而廓處經十秋而分居傷營魄
之已盡畏松柏之無餘去柏梁以掩袂出桂柱而歛
眉視朱殿以再暮撫巔華而一疑 周庾信蕩子賦

曰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隴水恒冰合
關山唯明月况復空牀起怨倡婦生離紗窓獨掩羅
帳長垂新箏不弄長笛羞吹常年桂苑昔口蘭閨羅
敷總髮弄玉初笄新歌子夜舊舞前溪別後關情無
復情奩前明鏡不須明合歡無信寄迴紋織未成游
塵滯牀不用拂細草橫階隨意生前日漢使著章臺
聞道夫壻定應迴手巾還欲燥愁眉卽剩開逆想行
人至迎前含笑來

唐類函卷一百二十八

唐類函卷一百二十九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新都吳時堯校訂

人部九

哀傷 恐懼

怨

愁

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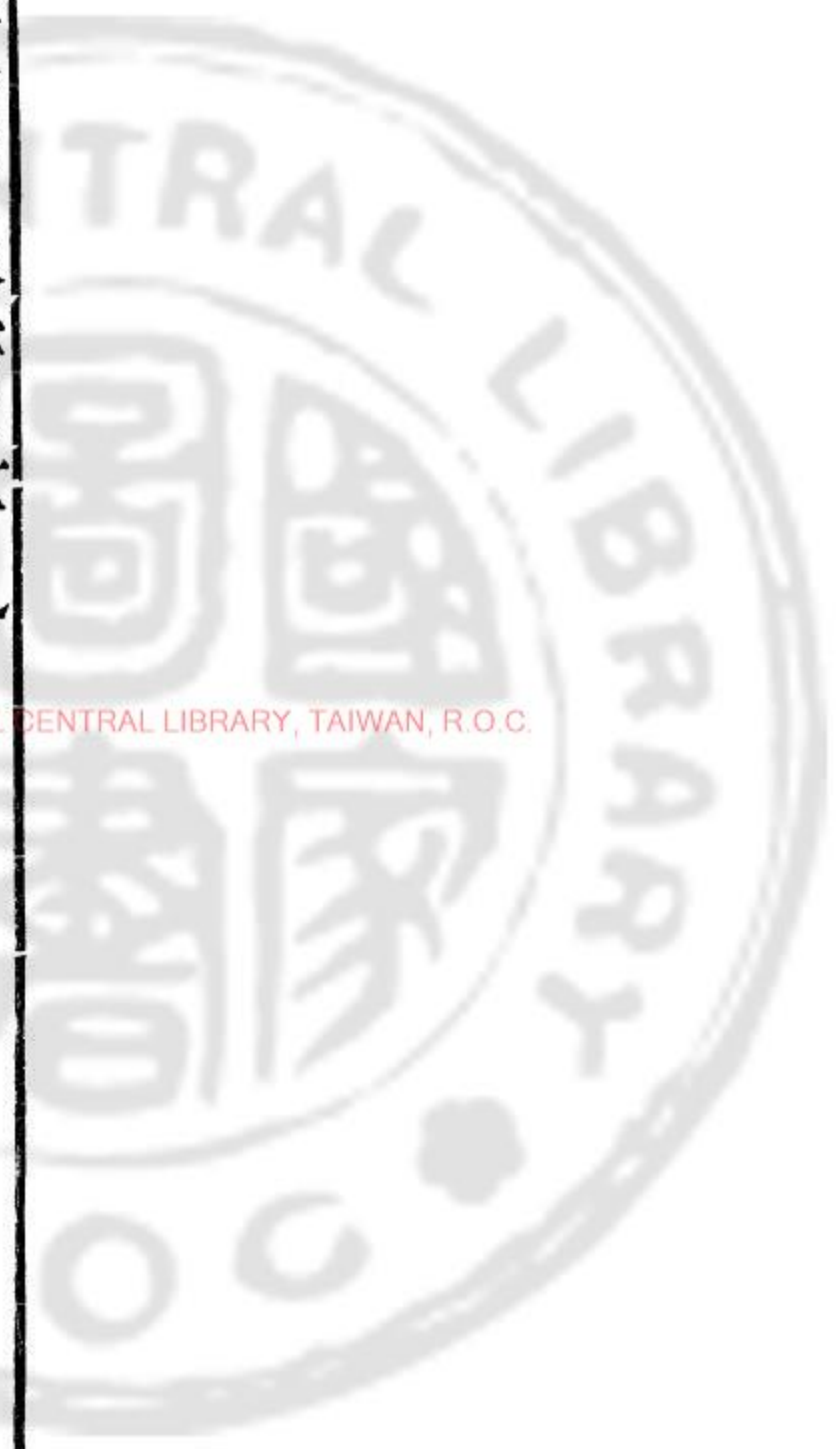
怒

念怨附

○哀傷

藝文類聚

毛詩序曰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 又詩曰我心憂傷怒焉如擣 左傳曰魯襄仲殺公子惡及視而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又曰晉不哀吾喪而滅



吾同姓 禮記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
又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之哀而民說
又曰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使
子貢問之對曰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
又死焉 又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 又曰傷哉貧
也生無以養死無以為禮 又曰孔子過衛遇舊館
人之喪夫子入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曰予向
者入而哭之過於一哀而出涕 論語曰關雎樂而
不淫哀而不傷 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焦贛易林曰秋風生哀華落悲心 家語曰閔子騫

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而悲孔子
曰君子也哀未盡能斷之以禮 列子曰燕人生長
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
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君里之社乃喟
然而歎指舍曰此君先人之廬乃潜然而泣指壠曰
此君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 說苑曰鮑叔死管
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
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
而況為之哀乎 文子曰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
哀 吳志曰呂岱親愛徐原原性忠壯好直言及原

死哭之甚哀曰益友不幸岱復何聞乎 王隱晉書
曰庾袞兄子孤卒袞既哀其孤又痛其成人而未娶
撫柩而號每哭聽者皆泣人不哀其喪感其哀也
又曰阮籍鄰家女未嫁而死籍往哭之甚哀 沈約
宋書曰世祖與羣臣至寵姬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
卿等哭貴妃若悲者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涕
泗交橫上甚悅以為豫州刺史上又令羊志哭志亦
嗚咽甚哀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荅曰
我爾日自哭亡妾耳 琴操曰孔子遊於泰山見薪
者哭甚哀孔子問之薪者曰吾自傷故哀爾 俗說

曰阮光祿大兒喪哀過遂得失心病 秦州記曰隴
西郡有隴山山東人升此而顧瞻者莫不悲思哀傷

詩魏阮瑀七哀詩曰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

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
氣力索精蒐靡所迴嘉穀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
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又詩曰臨川多悲風秋日苦
清涼客子易為戚感此用哀傷攬衣久躑躅上觀心
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
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難可忘 魏王粲七哀詩曰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

親戚對我悲朋友追相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
南登灞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又詩曰荆蠻非我鄉何人久滯滯方舟遡大江日
暮愁我心山岡有餘映巖阿增重陰流波激清響猴
援臨岸吟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絲桐感人情為
我發悲音 晉張載七哀詩曰秋風吐商氣蕭瑟掃
前林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朱光馳北陸浮景想
西沈顧望無所見唯覩松柏陰蕭蕭高桐枝翩翩孤
栖禽仰聽離鴻鳴俯聞蚯蚓吟哀人易感傷覽物增
悲心 晉潘岳關中詩曰哀此黎元無罪無辜肝腦

塗地白骨交衢夫行妻寡父出子孤俾我晉民化為
狄俘 又哀詩曰漼如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雨絕有
歸雲葉落何時連山氣冒岡嶺長風鼓松柏堂虛聞
鳥聲室暗知日夕晝愁奄逮昏夜思忽終昔展轉獨
悲窮泣下霑枕席人居天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
能幾誰能弊金石 宋顏延之辭難潮溝詩曰徘徊
春郊旬俛仰引單襟一塗苟不豫百慮畢來侵未懷
交在昔有願誓瑟琴寫言勞者事將用慰亡簪 齊
謝朓銅爵臺妓詩曰總帷飄井幹尊酒若平生鬱鬱
西陵樹詎聞歌吹聲芳襟染淚跡婢媛空復情玉座

猶寂寞况乃妾身輕 梁簡文帝傷美人詩曰昔聞
倡女別蕩子無歸期今似陳王歎流風難重思翠帶
留餘結苔階沒故綦圖形更非是夢見反成疑薰鑪
含好氣庭樹吐華滋香燒日有歇花落無還時 梁
沈約蕭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詩曰廉公失權勢門
館有虛盈貴賤猶如此况乃曲池平高車塵未滅珠
履故餘聲賓階綠錢滿客位紫苔生何當九原上鬱
鬱望佳城 梁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曰伏軾窺東
苑收淚下王橋昔時方轂處於今共寂寥夾池猶裊
裊仙榭尚迢迢一同西靡柏徒思芳樹蕭 梁王筠

和蕭子範入元襄王第詩曰昔入睢陽苑連步披風
雲今遊故臺處回望閒無人皓壁留餘篆蕙圃有餘
芬行人皆隕涕何獨孟嘗君 梁何遜行經范僕射
故宅詩曰旅葵應蔓井荒藤已上扉寂寂空郊暮無
復車馬歸瀲灩故池水蒼茫落日暉閒寂今如此行
客盡霜衣 又銅爵臺妓詩曰秋風木葉落蕭瑟絃
管清望陵歌對酒向帳舞空城寂寂檐宇曠飄飄帷
幔輕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 梁劉孝綽銅爵臺
妓詩曰爵臺三五日歌吹似佳期定對西陵晚松風
飄素帷危絃斷更接心傷於此時何言留客袂翻掩

望陵悲 梁庾肩吾亂後經吳郵亭詩曰郵亭一迴
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卽吳門獯戎鞭伊
洛雜種亂輟輶輦道同關塞王城似太原休明鼎尚
重秉禮國猶存殷牖爰雖賸堯城吏轉尊泣血悲東
走橫戈念北奔方憑七廟略誓雪五陵寃人事今如
此天道共誰論 周庾信傷周處士詩曰冥漠爾遊
岱悽涼予向秦雖言異生死同是不歸人悵然張仲
蔚悲哉鄭子真三山猶有鶴五柳更應春遂令從渭
水投釣往江濱 陳張正見銅爵臺詩曰荒涼銅爵
晚搖落墓田通雲慘當歌日松吟欲舞風人疏瑤席

冷曲罷總帷空可惜年將淚俱盡望陵中 陳沈炯
長安還至方山恰然自傷詩曰秦軍坑趙卒遂有一
人生雖還舊鄉里危心曾未平淮源比桐柏方山似
削成猶疑屯虜騎尚畏值胡兵空村餘拱木廢邑有
頽城舊識莫不盡新知皆異名百年三萬日處處此
傷情 又傷顧野王詩曰獨酌一樽酒高詠七哀詩
何言蒿野別非復竹林期堦荒鄭公草戶闌董生帷
人隨暮槿落客共晚鶯悲年髮兩如此傷心獨幾時
又和張源傷往詩曰小婦當壚夜夫壻凱師年正
歌千里曲翻入九重泉機中未斷素琴上本留絃空

帳臨窓掩孤燈向壁燃還悲塞壘曙松短未生煙

賦後漢蘇順歎懷賦曰悲終風之隕籜條枝梢以摧傷桂敷榮而方盛遭暮冬之隆霜華菲菲之將實中天零而消亡童烏濬其明哲悲何壽之不將嗟劉生之若茲奄彌留而未喪 魏文帝感物賦曰喪亂以來天下城郭丘墟惟從太僕君宅尚在南征荊州還過鄉里舍馬乃種諸蔗于中庭涉夏歷秋先盛後衰悟興廢之無常慨然未歎乃作斯賦伊陽春之散節悟乾坤之交靈瞻玄雲之蒼鬱仰沈陰之杳冥降甘雨之豐霈垂長溜之泠泠掘中堂而爲圃植諸蔗于

前庭涉炎夏而旣盛迄凜秋而將衰豈在斯之獨然信人物其有之 魏高貴鄉公傷菟賦曰上師東征宗正曹並以宗室材能兼侍中從行到頃得疾數日亡意甚傷之爲作此賦宗臣充于常伯體材藝而中良何旻天之不怙邁暴疾而隕亡惟厥疾之初發若常疾之輕微未驚日而沈篤氣燉燉而耗衰歧鵲騁技而弗救豈藥石之能追精菟忽已消散神眇眇而長違 魏王粲傷天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老終以長世或昏天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懇求菟

神之形影羌幽冥而弗迕淹徘徊以想像心彌結而
紆縈晝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 晉陸機歎逝
賦曰昔每聞長者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曾共遊一
途同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
矣賦曰悲夫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
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
故亮造化之若茲吾安取夫久長痛靈根之夙殞怨
具爾之多喪悼堂構之墮瘁愍城闕之丘荒親彌懿
其已逝交何戚而不亡彌年時之詎幾夫何往而不
殘或冥邈而旣盡或寥廓而僅半信松茂而柏悅嗟

芝焚而蕙歎苟性命之弗殊豈同波而異濶年彌往
而念廣塗薄暮而迫迕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
百 又愍思賦曰予屢抱孔懷之痛而奄復喪同生
姊銜恤哀傷一載之間而喪制便過故作此賦以紓
慘惻之感時方至其儵忽歲旣去其晬晚樂來日之
有繼傷頽年之莫纂覽萬物以澄念怨伯姊之已遠
尋遺塵之思長瞻日月之何短升降兮階際顧盼兮
屏營雲承宇兮藹藹風入室兮泠泠僕從為我悲孤
鳥為我鳴 又大暮賦曰夫死生是失得之大者故
樂莫甚焉哀莫深焉使死而有知乎安知其不如生

如遂無知耶又何生之足戀故極言其哀而終之以
 達庶以開夫近俗云夫何天地之遼闊而人生之不
 可久長日引月而並隕時惟歲而俱喪徒假願於須
 臾指夕景而為誓忽呼吸而不振奄神徂而形弊於
 是六親雲起姻族如林爭塗掩淚望門舉音敷幄席
 以悠想陳備物而虞靈仰寥廓而無見俯寂寞而無
 聲殺饑饉其不毀酒湛湛而每盈屯送客於山足伏
 埏道而哭之扃幽戶以大畢泝玄闕而長辭歸無塗
 兮往不反年彌去兮逝彌遠彌遠兮日隔無塗兮曷
 因庭樹兮葉落墓草兮根陳 晉王惲妻鍾遐思賦

曰惟仲秋之慘悽百草萎悴而變衰燕翔逝而歸海
 蟋蟀鳴而相追坐虛堂而無寥嗟我心之多懷悵遐
 思而內結嗟爾姜任邈不我留謀民生之未幾吾何
 為其多愁涼風蕭條露霑我衣憂來多方慨然我懷
 感飛鳥之反鄉詠衛女之思歸於是周遊客與逍遙
 彷徨悲民生之局促願輕舉之遐翔 鈕滔母孫氏
 悼艱賦曰伊稟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
 何怙哀壅瘁以抽心覽蓼莪之遺詠詠肥泉之餘音
 經四位之代謝雖積祀而思深伊三從而歸爰奉
 嬪於他族仰慈姑之惠和荷仁澤之陶渥釋褻服以

人音 卷之二十九 九
斬衣代羅幃以縞布仰慈尊以飲泣撫孤景以恸慕
遇飛廉之暴骸觸驚風之所會扶搖奮而上躋頽雲
下而無際頓余邑之當春望峻陵而鬱青瞻空宇之
寥廓愍宿草之發生顧南枝以求哀向北風以飲泣
情無觸而不悲思無感而不集 宋謝靈運感時賦
曰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頽年致悲時懼其速豈能
忘懷乃作斯賦相物類以迨已閔交臂之匪賒揆大
耄之或遄指崦嵫於西河鑒三命於予躬怛行年之
蹉跎于鷓鴣之先號挹芬芳而風過微靈芝之頻秀
迫朝露其如何雖發歎之早晏諒大暮之同科 又

傷已賦曰嗟夫卜賞珍於連城孫別駿於千里彼珍
駿以貽愛此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渥惠遭謬眷於
君子眇徂歲之驟經覩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羨物
終歲徂而感已貌憔悴以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衾
稠而載坐闢檐幌以迥臨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閨之
清陰想輕綦之往跡養和聲之餘音播芬煙而不燠
張明鏡而不照歌白華而絕曲奏蒲生之促調 宋
顏延之行殪賦曰嗟我來之云遠覩行殪於水隅崩
朽棺以掩壙仰枯顙而枕衢資沙礫以含實藉水草
之穢儲撫躬中塗太息蘭渚行徘徊於末路時悄愴

於川侶 宋鮑昭傷逝賦曰晨登南山望美中河露
團秋槿風卷寒蘿悽愴傷心悲如之何盡若窮煙離
若箭絃如影滅地猶星殞天棄華宇於明世閉金扃
於下泉修堂廡而下降歷幃戶而升基志存業而遺
緒身先物而長辭日月飄而不留命儵然而誰保髮
迎憂而送華貌先悴而收藻 梁蕭子範傷往賦曰
彼蘭菊之芳茂及藻槿之榮色終於邑乎繁霜俱飄
颿於路側引輕華之微珍猶見嗟於有識况獨立之
妍媛信盈盈而挺植去倡家而來儀承君子之宴息
摧麗容而思進豈蛾眉之肯抑詠美媵而自箴歌忠

妾而爲式痛妖姿之不留惜華年之中夭冀羆祥之
求慶忽從颺而先標魂一逝而莫追夕有長而無曉
惟君侯之惆悵覽遺物而霑巾帷半垂而將下尚彷彿
像而疑真懷方士之良術顯有憑而致神 周庾信
哀江南賦曰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
陵瓦解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狼狽流離至于暮齒
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鍾儀君子
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
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孫策以天
下爲三分衆纔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

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
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蕃籬
之固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嗚呼山岳崩頽
旣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
可以悽愴傷心者矣賦曰始則王子召戎姦臣介冑
旣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泄漏爾乃傑黠構扇憑陵
畿甸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
高宴竟遭夏臺之禍遂視堯城之變遂乃韓分趙裂
鼓卧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誠臣卷舌
昆陽之戰象走林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

悲三州則父子離別於是桂林顛覆長洲麋鹿潰潰
沸騰茫茫慘黷競動天關爭迴乾軸探雀穀而未飽
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兇同曹社
之謀人有秦庭之哭西瞻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
池平樹古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中宗之夷
凶靖亂大雪冤耻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反
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沈猜則方逞其欲藏疾
則自矜於已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旣而齊
交北絕秦患西起况背關而懷楚冀端委而開吳驅
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

劫之巫荆門遭廩延之戮夏口濫遠泉之誅况以沴
氣朝浮妖精夜殞赤鳥則終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
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
怨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
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雖復楚有七
澤人稱三戶辭洞庭兮落木去潯陽兮極浦熾火兮
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
城長林故營徒思掛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童慢支
以轂走宮之竒以族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雞
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

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甫囚乎羣帥劓笄拉鷹鷂批
攢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
暗如沙水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
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

書晉劉臻妻陳氏荅舅母書曰元方春秋始富德業
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冀志與時暢榮耀當年豈
意一朝冥然長往元方冲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
成三徙亦既冠婚雙譽允集庶幾偕老色養膝下而
殃厲橫流艱禍仍遭媛姊傾逝宗模永絕姊方玄華
並天戚年豈慮豈圖禍降彌酷良才夭於始立崇基